民報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六日初版發行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十日再版發行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八日三版發行

第貳號

民報第貳號目次

●圖畫

△法蘭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眞景△虛無黨女傑蘇菲亞肖像△陳星臺先生肖像

●民族的國民(其二)……精衞

●帝民說……君武

●中國革命史論……思黃

●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寄生

●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蟄伸

●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漢民

●陳星台先生絕命書附跋

●時評

△晉省哥老會記事(漢民)△張之洞之賣礦(漢民)△清政府又將興大獄耶(石頑)△異哉清政府之所謂改正法律者如此(石頑)△旣設警部復改置巡警道果何爲耶(彊齋)△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彊齋)△尼夫阿利亞之獨立(彊齋)

●小說

△獅子吼……過庭

△崖山哀……漢血愁予

●談叢

△漢逸史談屑……江海

●來稿

△祭陳星臺先生文

△土地復權同志會主意書

●告白

法蘭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眞景

（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清晨）



巴黎市民之奪取軍庫

虛無黨女傑蘇菲亞肖像



Sophie PEROVSKAIA



陳星台先生肖相

烈士陳星台小傳。○烈士名天華。字星台。湖南新化縣人。性敦篤。善屬文。少時即以光復祖國爲志。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雖簞瓢屢空。處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義。近年革命風潮簸蕩一時者。皆烈士提倡之也。年三十一。尙未娶。或勸之娶。烈士泫然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每讀中西史志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其愛國之忱發於天性如此。歲癸卯留學日本。時値俄據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烈士大痛。嚙指血成書數十幅。備陳滅亡之慘。郵寄內地各學。聞者莫不悲憤。去年秋湘中志士謀起義湖南。聯絡粵鄂。以共傾政府。烈士聞之。即星夜附輪歸長沙。籌畫布置。晝夜不少輟。不幸未發即敗。清政府飛檄逮捕。烈士間道走江西至上海。與諸志士合謀再舉。適萬福華之獄起。逮捕益急。不得已。復遊日本。蓋自是憔悴憂傷。淚痕縈々然不絕於目矣。今年春發意見書。思單身赴北京有所運動。爲同學所沮止。十一月。日本文部頒發關於留學生規則。烈士益見中國之將鄰於亡。革命之不可一日緩。作絕命書累萬言。遂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嗚呼使天而不亡我漢族也。則烈士之死賢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漢族也。則我四萬々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幾何哉。嗚呼痛已。烈士所著書其已都成集者。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見之評決、國民必讀、最後之方針、中國革命史論。皆風行於世。其散見於他書者。尙俟蒐訂。烈士死時年三十一。乙巳年十二月十二日也。

民報（第貳號）

民族的國民（其二）

精衛

吾前著論民族的國民。其所言者種族之方面爲多。於政治之方面。未及詳也。今茲就於政治方面而欲一言。

考之吾國之歷史。六千年來之政治。可名曰**君權專制政治**。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名曰**貴族政治**。

請先言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

貴族政治。世界各國必歷之階級也。觀乎歐洲。貴族政治。緜亙千年。至十七八世紀以來。摧陷震盪。靡有孑遺。其國法上皆以國民平等爲原則。其中雖猶有留貴族之位置者。然特歷史上未剷除之餘孽耳。反觀吾國。三代以前。猶有貴族之性質。至戰國則已破之。炎宋既踣。元胡篡統。而貴族政治遂興。以蒙古人爲第一級。以契丹人

第貳號

爲第二級而我民族乃居第三級。嗚呼此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辱也。三代以上之貴族政治於同民族中分階級若元胡時代之貴族政治則因民族不同而戰勝民族鄙夷戰敗民族斥爲賤種不與爲伍此其慘戾寧有人道有明奮興蕩此惡垢復吾舊觀而何意僅三百餘年我民族再降列賤種與元代若同一轍耶

夫貴族政治不平等之政治也自來學者有辨護專制政治者而決無辨護貴族政治者蓋人類當一切平等乃於其中橫生階級貴者不得降躋賤者不得仰跂權利義務相去懸絕此其逆天理悖人道而不容有於人間世凡有血氣疇不同認故國法學者論次國家於貴族國體多鄙不欲道以爲是已絕迹於十九世紀之天壤也乃不謂二十世紀中四萬萬之民族二百萬方里之領土巍然爲東亞一大國者其政治猶爲貴族之政治

嗚呼。吾今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若鯁在喉。慘不欲吐。然有脅我窘我。使我不能不言者。則以世之論者。有曰淸之待我視元爲寬。噫是狗彘不食之言也。夫欲斷吾國之爲貴族政治與否祇當論其有無不能辨其程度二百六十年來之政

治可與元代為比例而決不能與漢唐宋明為比例然則吾國民以何理由而敢覥然曰今非貴族政治且即以程度之深淺而論淸之肆虐遜於元胡者非其政之果寬乃其力之未逮也惟時與勢固有陰驅潛率使彼不得不交驩於我者而其政治則固純然貴族之政治而不能誣者也嗚呼我國民而安於貴族政治乎則吾寧蹈東海而死不敢為一言如其否也則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

滿洲之入寇也首嚴旗人漢人之別而旗人之中以滿洲人為第一級以蒙古人為第二級以漢軍為第三級於是則我民族乃在第四級此名義上則然也至其實際則蒙古職為外藩非其所親漢軍本為降卒非其所貴其所嚴者厥惟滿漢試舉大清會典其中舉凡禮樂兵刑典章文物滿人漢人之地位莫不釐然各殊焉其賤視漢人列為最下級者觀乾隆三十一年之詔可恍然矣詔云「向來八旗 有流徒罪名均以枷責發落嗣因旗人有染漢習竟有不顧顏面甘為敗類者曾降旨令將旗人流徒案件滿洲則案其情罪輕重分別問遣折抵**漢軍則均斥為民**照所犯定例發遣（中略）至包衣漢軍則皆係內務府世僕**向無貶斥出旗**

爲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下略）見皇朝通典卷四嘻。我民族尚自詡神明之胄耶。試觀人之待我者何如其在滿洲人雖犯重罪終不與我等夷也其在漢軍則犯罪之後貶斥爲民始與吾曹爲耦矣是其視我民族直與臺皂隸之不若蓋兩族相戰其敗北者悉爲俘虜命曰罪囚是固當是固不能責其不恕第願我民族自思之耳彼滿人者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而我黃帝之苗裔乃爲奴虜供役使耶嗟夫嗟夫吾儕亡國賤種耳奚嘵嘵爲

滿洲之辨貴賤明等威也既若此。故首清種界順治二年。嚴漢人雜處旗下之禁。三年嚴漢人濫投旗下之禁又嚴民人犯罪投旗之禁嚴旗人收容漢人投充爲奴之禁。皆見皇朝通典卷八十蓋如是則貴者自貴賤者自賤等級劃然永不少淆其所謂「雜處」「濫投」者範圍尤廣作用尤大世界各國凡欲舉行貴族政治之實者罔不由此道也

今欲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則將舉滿族漢族其權利義務之不相同者類次而論之強分二項。一公權之不平等二私權之不平等公權云者以構成國家機關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私權云者以箇人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人民於一方爲

搆成國家之分子於他方有自由獨立之人格其權利義務悉規定於國法以公理言宜皆平等無參歧也然中遭同種相戕或異種相競優勝劣敗之結果而疆界分一切生活異其程度而於公權尤側重焉蓋非是則終於相鬩而優勝之地位不可永保彼滿族者旣薦食上國其大願在以其本族全握政權然以蕞爾毳裘而欲星羅棋布於禹域固有限之使不能者於是遂不能不分其權於漢人而又慮其啓戎心也故權之不可分者則全握之權之不能不分者則務占優勢且於其間行鈐制之術焉行偵覵之術焉故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幾無一非貴族政治其機關之組織與搆成機關之分子顯有軒輊使之然也至於私權其重要遜於公權遠甚第以已爲貴族宜享高等生活而劣等生活則以予戰敗民族而已今將先述公權之不平等。

一公權之不平等復別爲二種

(甲)政權之不平等。　政權爲國家之大元素在民族的國家政治之權常分配於國民若異族羼處則互相傾軋必不能無所偏頗其結果恆戰勝民族常占優勢而程

度之深淺則隨其所演而異使戰勝民族其政治組織廣大完備足以含孕被征服者而有餘則對於被征服者直如主人之家新獲奴婢使之戢戢服家範而已無取乎使之與聞家事也若英之待印度、法之待安南、俄之待芬蘭、猶太、日本之待臺灣。是也。蓋其文化遠超乎所征服者而無取乎效法其顓愚者則可決其不能窺我堂奧也其聰睿者則恐其實逼處此也故參政之權決無可以予之之理若夫戰勝民族顓豪草昧其固有之文化不足以涵濡被征服者則不能不師資被征服者之文化以自治而治人蓋不如是則其政治組織必無緜完美豈惟不能長駕遠馭且已之所蟠踞亦將不能安也故遂不能不師其習因師其習遂不能不用其人然則其肯以參政之權分諸他族者非其本願度德量力不能不若是也然使遽與平等則將失戰勝民族特別之位置而不能銜勒被征服者使就我範圍故其結果政權所在不能不畸輕畸重而貴族政治以成觀夫晉末五胡僭竊其國政一師漢制其參政者胡漢人雜用其先例矣然五胡之臣服於中國也已久其後乘間竊發所割據者中國之片土所役治者中國之臣民其政治組織折衷于我勢使然也至若金元

則皆各以本族建成國家而後幷吞中國其固有之政治組織既具特幷吞之後窮於治術不能不用漢人治漢土爲治漢土之故而不能不用漢人爲用漢人之故而不能不駕馭漢人於是遂以本族居最上級握最大權故金元時代實爲以貴族政治行於中國蓋爲壓制亡國賤種計不得不如是也今舉元史以爲例鐵木眞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窩濶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忽必烈即位。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衞、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所謂漢人、契丹人也。所謂南人、宋人也。以此爲蒙古人之貳則可由草昧以導之於文明而以蒙古人爲之長則足以鈐制而監督之無憂其反側此元代之政權不平等也

滿清之崛起也與五胡殊而適與金元爲正比例而其爲政治組織則有大同小異此有二原因焉一曰。文化之度視之爲劣二曰。駕馭之術視之爲精元之爲治官府之文書專用蒙古文字不用漢文蓋其文字尙足以達意也若滿州文竊效蒙古而劣陋倍蓰之不能以登於公牘非不欲也勢不可也即此一端其文化已遠劣於蒙古故倚賴漢人不能不視蒙古爲尤篤皇太極之獲洪承疇也。待以殊禮。諸虜咸慍。皇太極曰。吾欲取中原。然如瞽者之不識途。今得承疇。猶水母之有蝦也。此其實情矣。故其未入關以前。所恃以爲政治組織者。范文程也。既入關之初所恃以爲政治組織者。金之俊也。漢人之得政權非偶然矣迨諸虜漸習漢事乃謀駕馭之術釐定官制首分滿缺漢缺滿漢並用缺滿缺專以處滿蒙人者也。漢缺專以處漢人者也。至漢軍。國初定制皆用漢缺。惟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雍正中。盡汰其額併入漢缺中。乾隆時。漢軍有破格用滿缺者。後以爲例（見嘯亭雜錄卷七）其所以爲此區分者。何也。以彼爲貴族當享政治上之優先權故也且彼以少數人而欲臨馭大多數人尤不能不用此術況諸缺之中有宜專用滿人者有宜與漢人分權者其他無此關係者則滿

漢並用。是故滿洲人數得漢族八十分之一。而其官缺則占三分之二。政權之不平等。未有過此者也。今先論其與漢人分權者。京官則大學士、尙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內閣學士則滿缺六。漢缺四。侍讀學士滿缺六。漢缺二。侍讀滿缺十二。漢缺二。中書滿缺九十四。漢缺三十六。部則郎中、員外、主事。滿缺四百名。漢缺一百六十二名。他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等。滿漢缺數皆不相等。（詳見大清會典）若是者何也。蓋京官執天下之政樞。宰制各省。以其權重。故以滿人處優勢。以其政繁。故不能不用許衡劉秉忠之流。以資贊助。然魁柄所在。終爲滿人。若漢人不過供趨走被役使而已。由崇德以至順治。范文程、金之俊輩。雖得志。然皆依託滿王大臣以爲城社。康熙時。握權者鼇拜、明珠、索額圖等。若李光地輩。一弄臣耳。雍正時。握權者鄂爾泰。張廷玉一弄臣耳。乾隆時。握權者阿桂、傅恆、和珅。若陳世倌、汪由敦輩。一弄臣耳。嘉慶以降。權雖漸移。然所移者主眷而已。官制如故也。二百六十年來。漢人政治上之生活。憔悴困窘。豈偶然耶。次論其專用滿人者。則關於軍事外交之要職是也。軍事後將論之。今專言外交。大抵政府苟欲馴柔其民。莫善於遏

第貳號

絕其外交思想而異族政府則尤所急懼其聯與國之歡而脅以謀我一也。慮其以交通之故而相形見絀二也。是故國初之制。理藩院用蒙古尚書一人。漢院判。滿蒙郎中員外主事。漢知事。至康熙中而盡裁漢缺。（見嘯亭雜錄）則以漢人與蒙古人漸相親故也。滿之初得志也忌漢人兼忌蒙古既用全力以撲滅之矣復變其宗教以柔其志而尤慮漢人與之相習同爲亡國之民相與感觸憤慨非彼之利也故理藩院之裁漢缺也即由滿人所建議肺腑如見矣。餘若回疆之辦事大臣。西藏之駐藏大臣。皆以滿人爲之。康熙時與俄羅斯盟聘其使爲索額圖。亦滿人也。咸同以後。與歐美交際。乃滿漢雜用。而總理衙門猶必以親王領班。以握全權。蓋其時兵權適由滿人之手而移之漢人同時而外交權亦然滿奴之狠狽失計雖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次論其滿漢並用者督撫其最重者也。順康之間皆以滿人爲之。漢人寥若晨星。滿漢並用。處有其名而已。道咸以降。其比例亦猶兵權之漸移也。至親民之官其制有至不平等者滿人可爲漢族之親民官而漢人不能爲滿族之親民官各省駐防旗民。別設理事府以聽民事。不受轄於府縣也。理事廳同知爲滿缺。而府縣缺則滿漢並

用。嘻。彼設駐防以制家賊。其必不肯使之受制於家賊。誠當也。不知吾民覩此怪現象。其亦有惡感情否。尤甚者。滿酋狠子野心。嘗欲盡裁天下府縣之漢缺。而專任滿人。以死吾民。弘曆嘗與劉統勳謀。謂州縣漢缺。皆宜盡廢。而以筆帖式外放。統勳未敢猝答。次日進言曰。州縣親民之官也。宜以民自爲之。事乃寢。（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未詳其所本也）夫弘曆之獨居深念。而忽爲此謀也。以親民之官。與民有直接之關係。欲豢其民。宜先從此着手也。而其計之不果也。懼以扞格而激變。非有所愛於民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羯胡無賴。一至于此。嗚呼。觀上所述。滿清一代之官制。其駕馭之術。遠過元胡。貴族政治。較之遠且長。曷足怪耶。

(乙)兵權之不平等　滿洲自入關以來。兵權悉萃於彼族。前論已詳之矣。然尚有宜注意者。滿之於我。兵權之不平等。以視政權。蓋爲尤甚。何則。政治必淵源於文化。彼不能不與我共之者也。兵權則彼族所自矜擅長。而務獨攬之者。吐棄所餘。有若雞肋。始以之處綠營。故其軍事組織。未嘗有所恃於綠營。且謀所以制其死命焉。其毒謀狡計。舍前論所述外。尚有至不平等者。八旗將弁可任綠營之缺。而綠營將弁必

不能補八旗之缺此在國初。尚分涇渭。滿洲人員。不必簡放綠營將佐。（見皇朝通典卷二十一）其後乃汰斯制。康熙八年。兵部奏各省提鎮。所關甚重。以後提鎮缺出。應將八旗佐領先行補用。（見同上）雖至不足輕重之綠營猶蹂躪之若此我民族尙得謂有兵事的生活耶咸同之際。湘軍淮軍。號爲恢復兵缺。然此乃我民族所當深自悲自悔而不當以之自豪者蓋二百六十年來犖犖諸大戰役舍康熙三藩嘉慶川湖陝之役外皆與異種相戰如與蒙古戰（康熙之親征準噶爾雍正兩征厄魯特乾隆蕩平準部皆是）與回回戰（乾隆回疆之戰道光重定回疆之役皆是）與苗猺戰（雍正西南夷改土爲流之役乾隆大金川小金川及湖貴征苗諸役嘉慶湖貴征苗之役道光湖粵平猺之役是）與緬甸安南戰（皆在乾隆時）皆以武功震鑠國外此歷史上之光榮也而諸役皆滿人專任之至於洪楊之役則爲同種相戰其始也我民族崛起以謀恢復彼滿族力不能勝則指麾我民族使自相戕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皆我民族自相殺而已於滿人無與也悲夫悲夫。吾嘗謂咸同之役視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爲尤慘何則。彼爲異族入寇吾族不武爲其所弱有憤恥而已至於湘淮諸軍與太平天國戰則自相戕殺尤可哀痛其結果固滿人之地位而予四鄰以間隙神州陸沈實由於此乃觀近人有著中國秘史

者於湘淮諸軍之得志沾沾自喜以爲此乃我民族恢復兵缺之機運噫嘻何來此鴞聲耶

(丙)爵賞刑威之不平等　爵賞由政事軍事之建樹而來政權兵權既不平等矣則爵賞亦烏得而平等嘯亭雜錄卷六云「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叙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叙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相去天壤矣」觀彼滿人之自言厚自欣幸之餘對於漢人猶含愧意情見乎辭矣尤甚者嘉慶川湖陝之役專恃鄉兵以集事然功成之後棄置不復道稍怨望反側即草薙禽獮之無他方事之殷則倚以爲重事定慮其逼處則去之耳湘軍解散之後而哥老會熾其原因亦猶是也此爵賞之不平等也至於刑律之不平等則尤令人髮指夫清律之不進化源於漢律唐律明律非其專咎也然清律中凡酷刑苛律皆專爲我民族而設而五刑之中其不適用於滿人者凡四無他以我爲賤族當待以殊刑而彼族雖身犯不韙猶不與我同其制裁以示等威也試觀大清律例名例律上

五刑。一曰笞刑。二曰杖刑。三曰徒刑。註云、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四曰流刑。五曰死刑。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總徒准徒亦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者七十五日。邊遠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噫嚱。一部大清律例。僅死刑爲滿漢所同適用。而復多設條例於滿人。特爲寬假。其他四刑則皆於滿人無與者也。同犯一罪。漢人充軍於極邊煙瘴者。滿人枷號九十日而已。然則滿人何所憚而不蹂躪漢人。漢人何所恃而敢對抗滿人。彼不過失旬日之自由。而此則亡身破家以殉之。觀夫各省駐防仇視我族。備加淩折。而莫敢與校。二百六十年如一日。何怪其然也。尤可恨者。乾隆以前。旗人犯盜刼案者。刑部於題奏時。夾籤聲明情有可原者。輒減免之。至於乾隆。則故靳而不與。然其所據之理由。則曰。「民人犯法。可云愚氓無知。若我滿洲。身居貴顯。素風淳樸。忽覩此等下流敗類。實爲愧憤難釋。不可不痛加懲創。以息澆風。」見東華錄其賤視我民族若此。悲夫。刑罰之不平等。其原因全生於貴族政治。此眞清律之特色。而我民族自有刑法史以來。未蒙

之奇辱也。

二私權之不平等　私人之生活。無與國事。此與民族勢力消長之大源。無關係者。然彼滿人既行貴族政治矣則自必為其本族謀特別之位置於是私權遂有種種之不平等其最大者為强佔土地所有權皇朝通典卷二云「國初以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百姓帶地投充之田設立莊屯。自王以下及官員兵丁皆授以上田俾世為恆產。嗣後生齒日繁。凡盛京古北口外新闢之壤咸隸焉。其官莊有三。一宗室莊田。一八旗官兵莊田。一駐防官兵莊田。」夫所謂「無主荒田」蓋藉口於亂後離散不可稽考。然稽諸稗史則强奪力佔之慘象蓋不忍言滿奴入關以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雖在民人尚有被逼脅投充為奴者況乎莊田謂曰無主誠無主矣人且為奴田安有主試稽戶部簿籍官莊之在近京各州縣者凡數百萬頃此皆吸人之血敲人之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以之自肥其族者也至於各省駐防莊田則尤類肆刼。卷三云「直隸江蘇浙江陝西山西河南所設駐防官兵均量給莊地。」「順治四年。給江寧西安駐防旗員園地。江甯人六十畝至百八十畝不等。西安人二百十有五

畝至二百四十畝不等。」「六年、外省駐防官員初任未經撥給園地者撥給。應給地六十畝以下。戶部撥給六十畝以上者奏請撥給。」此其爲虐且肆於各行省。譬若大盜入主人家飽掠贓物則分諸儕偶所謂富貴毋相忘者也。然滿奴不肖拙於營生。曾不數年典賣殆盡。於是又剝掠漢人所有以肥之。東華錄乾隆五年詔「我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勢。其時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嗣因生齒日繁。恒產漸少。又或因事急需將地畝漸次典與民家爲業。閱年久遠。輾轉相授。已成民產。今須將從典出旗地陸續贖回。」「於是定民典旗地減價取贖之令。凡地不論契載年限。以十年爲率。在十年之內者。照原價。十年以外減價十分之一。每十年以次遞減至五十年。外者半價取贖。」夫以國帑爲旗人贖地。此國帑何自來。仍取諸吾民而已。且典賣之初出於雙方之契約。今則挾國力以臨之。强其必從。又定爲減價取贖。以重苦吾民。瘠漢以肥滿。莫此爲甚。凡此皆所以裕八旗之生計也。然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況彼本獸種耶。百年以來。養生無術。日以憔悴。有由然矣。至其禁旗人不得爲商。業本出於貴農賤

商之意以為貴族不當親賤業也且彼之深意固尚有在彼欲其族專從事於政事上軍事上之生活而不以他業分其心理故科舉亦非所重不獨商業為然矣要而論之彼於旗人之私權獨優予之以為所以肥之也不悟其流極因坐食而致貧乏至今日尚為一難解決之問題美疢之喻其信然乎

如上所述滿清之貴族政治可見一斑矣今欲破此貴族政治別無他道唯恃**民族主義**而已夫民族主義由種族觀念而生者也設有他族來盜吾國而殘吾種則必達驅除之目的而後已即使其屈意交驩博施仁政亦決不恕必如是然後不為孑義煦仁所浸淫而搖惑失志是故我民族在今日當困心橫慮以求民族主義之能達**民族主義充達之日即貴族政治顛覆之日**蓋民族主義之目的不僅在於顛覆貴族政治然本實既撥枝葉必盡我民族而能實行此主義乎可以決胡運之終窮也

若夫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則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鑠者雖二百六十年來專制政治益以進化此由演而愈進非滿人之專咎也故建民族主義可以顛覆

貴族政治而決不能顚覆君權專制政治使我民族而僅知民族主義也即目的既達而君權專制政治曾不足損其毫末亦猶明之取元而代之於種族界生變動而未於政治界生變動也蓋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實承六千年君權專制政治之舊而於其中更加以貴族政治譬如因人之平地而建樓臺於其上以峻崇其階級民族主義平此階級者也若夫基址則非民族主義所能動搖是故 **欲顚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當建民族主義欲顚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當建國民主義** 國民者何搆成國家之分子也以自由平等博愛相結合本此精神以爲國法法者國民之總意也政府者國法所委任者也故曰法治國故曰立憲政體由之而政治根本與專制大異自國家機關觀之專制則以一機關用事而無他之機關與之分權立憲則其機關爲統一的分科立於分功之地位而非立於越俎之地位者也立於關係之地位而非立於鈐制之地位者也自箇人權利觀之專制必不認人民之自由故國家對於箇人祇有權利而無義務箇人對於國家祇有義務而無權利若立憲則國家與箇人皆

有其權利有其義務者也此其相去何啻逕庭而立憲政體有君權立憲民權立憲二種語君權立憲之由來大抵其政體本爲君權專制迨國民主義日發達政府人民互相反抗而求相調和乃立憲法是故立憲君權國之憲法其中根據事實而不合法理之汚點皆國民所未嘗以血滌而去之者也我民族而持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以向於吾國之前途也則其結果必爲民權立憲政體可預決也

雖然有至難解之問題焉。民權非能驟然發生者也其發生也有由來而其進也以漸觀乎歐洲。古代爲國家專制時代。古代非無主張民權者。然與近世民權學說。不可謂同。日本法學博士筧克彥所著法學發達史云「古代個人主義之發達。雖有遜勝於近世之初期中期者。然其箇人主義。非能如近世之伴自覺之人格之觀念」此其根本的之相異」此最精語。降乎中世。則爲寺院專制時代。迨近世。因古文復興宗教改革之結果。而箇人之自由發達。趨於積極至十八世紀。而奏革命之功。至十九世紀。而食民權之果。其間遞演遞進。皆有階級途徑之可尋。今吾中國以六千年之慣習。而欲其於旦暮之間。遽翻前轍。而別開一新紀元。毋乃求治太急而不慮其躐等而蹶乎。雖然爲斯論者。慮則甚遠而見有未至也夫國民所恃以爲國者有二一曰歷史二曰愛情因歷史而生愛情復以愛情而造歷史蓋

國民固有歷史的遺傳性。然必其所際遇與古人同。然後樂於因循。若其遭値者世局人心均開前古所未有。而外緣之感觸有以濬發其愛情。則因比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倣心。其變至繁。其進必烈。中國與西洋相交際。視日本爲先。而其革新後於日本。坐地廣人衆。未易普及耳。循是以往。危亡則已。否則必變無可疑也。是惟當濬國民之愛情。以新國民之歷史。求所以濬其愛情者。自心理以言則爲教育。自事實以言則爲革命。顧教育爲衆所咸韙。而革命則有遲疑不敢頷者。以謂革命之際。國民心理自由觸發。不成則爲恐怖時代。即成矣。而其結果奚啻不如所蘄。且有與所蘄相違者。求共和而復歸專制。何樂而爲此耶。此其言誠當於理勢。下流者有見於此。則姑求一日之富貴。有志者有見於此。則旁皇憂慮而無復之。民氣之不振。此說爲之也。顧以余所聞諸孫逸仙先生者。則足以破此疑問。請以轉語我民族。（先生今去東京文成不獲往質有誤會否不敢知也）先生之言曰。革命以民權爲目的。而其結果不逮所蘄者。非必本願。勢使然也。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牴牾者也。使其抑兵權歟。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爲者。寧

制一切無所掣肘於軍事甚便而民權爲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是故華盛頓與拿破崙易地則皆然美之獨立華盛頓被命專征而民政府輒持短長不能行其志其後民政府爲英軍所掃蕩華盛頓乃得發舒及乎功成一軍皆思擁戴華盛頓持不可蓋民權之國必不容有帝制非惟心所不欲而亦勢所不許也拿破崙生大革命之後寧不知民權之大義然不掌兵權不能秉政權不秉政權不能伸民權彼既藉兵權之力取政府之權力以爲已有矣則其不能解之於民者騎虎之勢也而當其將即位也下令國中民主與帝制惟所擇主張帝制者十人而九是故使華盛頓處法蘭西則不能不爲拿破崙使拿破崙處美利堅則不能不爲華盛頓君權政權之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二人所能爲也中國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之流一邱之貉不尋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專制後之革命者雖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結果將不免仍蹈前轍此宜早爲計者也察君權民權之轉捩其樞機所在爲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

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定此關係厥爲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復秉政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利義務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犖犖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遽若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視軍政府之果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而共守約法復定丙縣則甲乙縣又與丙縣相聯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強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咸相聯合不負當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強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功成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即欲專擅其道無繇而發難以來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其繕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爲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漂搖之慮矣先生之言。大略如是。嗟夫。自今以往無其正之革命軍則已苟其有之其必由斯

道。以。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我。國。民。當。沈。毅。用。壯。以。向。於。將。來。毋。自。餒。也。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顚。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國。民。主。義。以。顚。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

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

第貳號



帝民說

君武

予讀西方政書。每遇一名詞焉。已數見不鮮。在西方爲陳腐之學理。而既本之以挫棄君權。改釐政體。爲十九世紀革命潮之起源。今東方諸國。溝猶瞀儒。初聞其說。方將信將疑。舌咋目眩。或亦語之不詳焉。此名詞爲何。曰帝民。Sovereign-People 此名詞之發源極遠。而盧騷最詳闡之。

盧騷最有力之言曰。箇人者帝權之一部分也。帝權者國家之一部分也 Comme membre du Souverain envers les particuliers, et comme de l'etat envers le sonverain 又曰。帝權非一私人。而以通國中之箇人組成之 Lesouverain, n'etant forme'que des particuliers qui le composent

盧騷尤常稱曰。「予既生於自由國（指瑞士之日內華）而爲一公民。爲帝權之一分子也」Ne' citoyen d'un e'tat libre et membre du sounverain.

（皆見所著民約論。今中國譯本。無一語能道其義者。且全書無一段與原本符者。

第貳號

譯者固不知盧氏所謂。讀者亦不知譯者所謂也。)

由是言之。帝權爲箇人之總體。箇人爲帝權之分子。故人民即帝王。帝王即人民。不可離也。吾國舊政學家。謂帝王爲天之子。爲至尊。人民爲庶民。爲小民。爲下民。嗚呼。瀆褻至尊。犯上作亂。其罪蓋不可勝誅也。

自盧騷之說興。而歐美道德政治法律經濟哲理之界中。遂常襲用此帝民之新名詞。十九世紀大革命之炸裂彈。乃轟轟然震人耳膜矣。

法蘭西當魯易十四時。政府之專制。既達極點。戰禍屢興。工商彫敝。貴族僧侶。享有特權。人民殫力以供無報酬之重稅。既苦且艱。重以屢朝君臣。多行不義。人民皆怨。當是之時。憂時諸彥。多著書以倡人群幸福之說者。謂不當以多數人爲少數人之奴隸。而其燃革命之火光。倡社會契約之新說。爲新世界開闢之探撿家者。實盧騷戎雅屈。今之眞知盧騷。輸入其眞理於方醒之中國者。乃自予始也。

梅因 Maine 著一書。名古法律。其評盧騷曰。自一七四七年至一七六二年。實盧騷之著述時代。其書出而人羣之智識丕變。自有歷史以來。文人著書之勢力。未有若

是其巨者。梅因誠能知盧騷者哉。

盧騷著民約論。倡帝民之說。以爲國家之活力。當以人民之公意直接運動之。而圖普社會之公益。帝權者。由人民而後有。人民所不可自放棄者也。帝權即主權也。主權在人民之說。發生雖早。然至盧氏始明白抉出之。其風潮之初起也。爲一七八九年之法蘭西大革命。人人倡公衆自由 popular freedom 之說。全歐效之。文明之世界。遂新始出現矣。

今請叙盧騷學說之淵源。以明帝民說之所自出。

盧騷之學。實獨得於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之遺說。及希臘羅馬古制之影響。然希臘羅馬之古政。每以國家爲重。箇人爲輕。故其時之所謂公民 Citizen 者。所有人權極微。服從輿論。奉受國敎。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之書。亦仍緣希臘國制之遺影而不改。公民者。固帝體之一部分。然能享公民之權者。惟國中所謂自由人 Freemen 之一貴族級而止。其服工役爲奴僕者。皆毫無公民權也。

帝民說之始發現者。當推柏拉圖。蘇格拉第謂人民不可不順從政府法律。雖惡。不

第貳號

可逃囹圄而去。惟安受其不正之裁判而已。依是說。是人民乃奴隸。非帝王也。柏拉圖出。乃以爲社會及國家皆相交輔相需賴而後有者也。因孤獨索居。必不能應人欲之所需求。故合箇人而成社會。柏拉圖論公民教育之制。略與盧騷之爾米勒（Emi-le）同。

柏拉圖主公妻公產。其論高遠而不可實行。亞里斯多德作政治學。始根極於純正之科學。而歸諸實際。始以政治與道德分離。其言曰。人常爲私慾之所束制。而理性不足以敵之。必須國家教育之裁制。如斯巴達然。但政治之社會。建立已固。則更不需裁制爲矣。國家者與民德最要之社會也。箇人最高尚之幸福。及完全之樂利。將惟國家是賴。故必須有更良之憲法。及至當之立法制度焉。然國因家而成。合數家而成一村。各有血脈之關係。故當順從數家最善良之長老。合村成國。國也者。天然獨立自足之有机體也。箇人及家族發達之最完全者也。國家爲全體。箇人爲分子所不同者。家族服從於家長。國家之政府。既定憲法。其人民自由而各自與主治者平等。人之所以必相合而成國者。蓋人本自然有合羣之性。而又爲互相益利之所

驅迫故也。質而言之。人也者。自然之政治動物也。政治集合。固天然之勢。而最初必有特別之人出而爲之。

立國所以與結公司不同者。公司既集。亦可任意分散之。而國不然。野蠻無城郭之人。無道理以相集。而公民不然。國中之人。無限其才各不同。相聚而各出其才。各司其職。而國家成立。有力以保固安寧矣。柏拉圖已發明國家如一身體。各分相合。以共達公同之目的。但拉氏主公產。亞氏主私產。其是非今尙未易定也。

亞氏分政體爲三。曰君主。貴族。共和。其變政體三。曰專制。曰少數。曰民主。是以權在一人數人或衆多人之手分之。又以其目的在利少數或多數分之。然無論何種政體。皆有行政立法司法之三部。所謂公民權者。非謂其徒居於是市而有地方權已也。必其有裁判權及服官權之謂也。衆人雖愚。然比之少數者。必更賢智。最善之政體。在使平等社會不甚貧不甚富者管制政權。因其數居多。其理解之力必優也。一國之主權。必以公民之多數操之。民主建國之基。在使人人平等。而重各箇人之自由。人人可被選擧爲國之主治者。主治者管制被治者。被治者亦

管制主治者而人民永寧矣。亞氏之說實與帝民說合。但謂以中等貴族主治政府。其義仍不免於狹耳。蘇格拉第柏拉圖皆以民主政體爲非善。柏拉圖謂立國當如希臘之小市然。其大僅足獨立。其小可以使各公民相熟識親愛。此皆非今日之通論也。

（未完）



中國革命史論（續第一號）

思黃

第二章之續

第二節　革命中之秦

法蘭西專制之主。路易十四而非路易十六也。然而布奔氏王朝之亡。不亡於路易十四。而亡於路易十六。論者多謂布奔氏之顚覆也。路易十六懦弱所致。非專制之咎也。使路易十四而在。則法民雖憤。若彼何哉。論者旣如此。於是移以論秦末之革命者曰。始皇之暴戾睢盱。雖人皆側目。而卒無敢發難者。必待其死而後反側四起。倘胡亥之才武。能始皇若。吾知革命軍之不能起也。卽起亦易於撲滅。始皇年方鼎盛而殂。胡亥復不肖。天之所以厭秦也。是故亡秦者胡亥。非革命軍也。公子扶蘇若立。急謀所以救亡之道。革命烏能爲者。嗚呼。爲是言者。何其昧於因果也。夫世無無因之果。始皇路易十四。造其因者。旣非一日。而胡亥路易十六。適食其果。其幸而不及身遇之者。緣於當日果未熟耳。倘其壽命延長而至胡亥路易十六之世。則被望

第貳號

夷之弑者非胡亥而始皇。上斷頭之臺者。非路易十六而路易十四也。曾謂一人之智勇足以敵萬民之憤怒耶。至若扶蘇之爲人。正路易十六之流亞也。徒見革命軍之初起。假其名號。而人爭相附集。以爲人心所歸。其立必足以副民之望。可以消禍於未形者。則不思之甚也。推原其實則由於苦秦已久。見有反抗者則驚喜出於望外。皆走而從之。不暇辯主名之爲何人。此正足以見怨毒之深。詎可爲扶蘇幸乎。扶蘇而立也。度亦不能行大改革以收已失之人心。即能而爲時已晚。終亦無濟。彼路易十六。不亦嘗與路易十四異其趣者乎。而何解夫民怨也。況秦之大臣貴族俱不利於政體之改變。其能任扶蘇之所行乎。既無始皇奮發踔厲之才。而當眾叛親離之日。謂足以全首領而保宗廟。無論誰人。俱不能爲扶蘇信也。吾於是而知專制之爲禍烈矣。始以殺人。終以自殺。始皇務尊君權以抑民權。民之視君。如虎狼之不可近。積威之漸。命令所至。無敢抗違。眞假是非。不暇分辨。此趙高李斯所以利用之而殺其子扶蘇也。初始皇使公子扶蘇。監蒙恬軍於上郡。三十七年。始皇東巡至平原津而病。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與蒙恬弟毅有隙。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更說丞相斯。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

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怨謗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而長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使者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趙高用事。日夜毀惡蒙氏。胡亥遂殺恬兄弟。刻薄寡恩。果於誅戮。私圖所便。不別親疏。此胡亥所以師之而盡殺諸公子公主也。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怏々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盡除故臣。更置親信。陛下則可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公子十二人。戮死於咸陽十公主矺死於杜。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若是者即微革命諸人而始皇之血胤已將盡矣乃竭億兆之血淚欲剸刃其所愛而不可得者不動聲色而其子若女駢死於市非專制之效曷至此蓋立憲國三權鼎立。君主有行政之權而無司法之權殺一平民必其顯犯法典經司法者合議其刑覆審無誤然後付之司獄否則雖以君主之詔勅不能加人以罪也況於皇子公主之尊乎使秦而如今之立憲國也。君主之命。亦必以法典限制之。越法典者無效。又何至以一宦官得假其命令以殲其嗣哉是故始若爲民終以自全者立憲國也初若有利繼以自禍者專制國也始皇恐民權盛而君位不克世守也其所以保持其君權者無不至而不知人即以其君權殺其子女作法自斃。其始皇

之謂乎。始皇以一秦而滅六國。胡亥以天下而不能敵漁陽之戍卒。兵甲之堅。將帥之武。舉不始皇時若耶。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之儔。其智識力量。皆超於六國之君若臣耶。殆皆不然也。當日六國之所以虐其民者亦如秦。民未習聞國民之主義。以爲特君主之奴隸耳。相率而服從强者。及見秦之虐更甚於六國。羣所以怨六國之君者而鍾於一秦。故一夫發難。四隅響應。如爆發物然。始皇滿實其藥。而特以導火之線授勝廣。豈勝廣之力哉。始皇使之也。吾觀於趙高之所以朦蔽二世者。而歎專制君主。爲臣下所愚。古今一轍也。蓋專制之君主不欲分權於民而已。身又欲行樂憚執國事。於是暗以其權與之近倖。迨至大權已去。則身命隨之。二世未伏國民之誅。而先死於趙高之手。（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沛公已破武關。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使其婿咸陽令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此之故也。豈必待子嬰之素車白馬而始知秦之不祀哉。嗟乎嗟乎。始皇欲遺其業於萬世。不三世而亡。世之欲以專制。保其君統者。可以返矣。

第三節　革命後之影響

有國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革命而出於國民也革命之後宣布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革命而出於英雄也一專制去而一專制來雖或有去舊更新之實究之出於權術者多出於眞自由者少或則羣雄角逐戰爭無已。相持至數十百年。而後始底於一。幸福之得不足以償其痛苦中國歷來之革命是也秦末之革命。爲國民革命乎抑爲英雄革命乎。其始也。殆爲國民革命。教育未普及。程度不相等。野心家利用之而其結果遂至爲英雄革命。何以謂始爲國民革命也。革命而出於少數人之意見者可謂之非國民之革命革命而出於多數人之意見者可謂之國民之革命勝廣發難。未數月而遍及天下。孔鮒以先聖之裔。抱器相從。義軍所指。曾無抵拒。則非出於少數人之意見明矣。既非出於少數人之意見。則亡秦之功。不得以歸之陳勝吳廣劉邦項羽而必以之歸於多數之共亡秦者。吾故曰其始也殆爲國民之革命。顧一變而爲英雄之革命。復見六國之紛爭。重來楚漢之劇戰。使丁壯苦於征役。老弱罷於轉輸。必數載而後已者又何也。其原因誠有非數言可了者。語其大端則由於當時未聞共和之

說。但存君主之制。夫既同時並起。勢均力敵。孰甘爲之下者。勢必互相角逐。非羣雄盡滅。一雄獨存。生民之禍不得已也。故陳勝之起。即自立爲陳王。未幾而武臣自立爲趙王。田儋自立爲齊王。秦未滅而皆有帝制自爲之心矣。甚至張耳陳餘以刎頸之交而相攻。沛公入關。即遣兵守函谷。爲劉項交惡之始。卒蹶項而殪之。朝同盟而夕仇讎。是豈非利害不相容耶。以數私人之競爭而流無數國民之血。吾於是而知革命不可出於功名心。惟當出於責任心也。勝之隴上輟耕而歎息於富貴。邦羽之縱觀始皇。或欲取而代之。或以爲大丈夫固當如是。故知非出於責任心而出於功名心也。夫出於責任心者。功不必自己出。利不必自己居。目的苟達。則奉身而退。無所私焉。出於功名心者反是。使邦羽而出於責任心也。擇一人而君之。皆爲之臣可也。不然。以天下爲公。聽民之所選擇亦可也。項劉相協。以奬中國。惠元元。則斯民之康樂安强可立而俟也。元氣已復。民力已充。更用之以向於外。以劉居守。以項爲將。奉揚聲威。廣宣王化。則辟疆萬里。垂庥億載不難也。顧計不出此。拔山蓋世之氣概。不施之於犬羊。而施之於同胞。致使生靈塗炭。匈奴坐大。始皇所辛苦經營之地。而

仍失之。始皇收河南地爲縣。匈奴遠徙。至楚漢之際。仍爲匈奴所得。匈奴乘中國之敝而入。數千餘載。常受其患。是故以人道論則吾不能不恕劉項而惡始皇以民族論則吾甯予始皇而斥劉項也幸匈奴當日。尙未如今之列國也。非然者。兩雄相逐於中原。匈奴乘隙而收漁人之利。其堪設想乎。故中國今日而革命也萬不可蹈劉項之覆轍而革命之範圍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否則亡中國者革命之人也而豈能遂其家天下之私心耶夫人羣進化者也吾誠不能以今日之文明革命苛責古人而亦不願今日仍有私人之革命而無國民之革命故不惜斷斷致辯也

第四節　國民之小康與漢祖之政策

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中國古來君之所以綏其民下之所以要其上皆不外消極之方法從未有持積極之方法者況於暴秦之後而有人焉輕其負擔減其束縛有不感激涕零者乎。史稱漢高寬仁大度。除秦苛法。天下歸心。大業以立。樹四百年有道之長基者。端於此是賴。抑知漢高果爲寬仁大度之人。而能除秦苛法者耶。他勿論。挾書之律。誹謗之誅。夷族之法。終漢高之世。未嘗去也。民之所獲自由者有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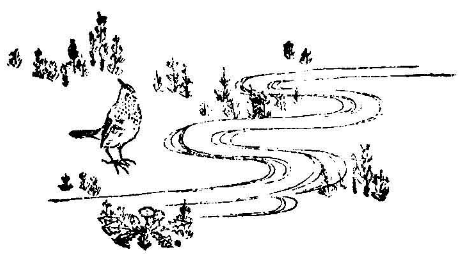
第貳號

胡亦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之類耳。夫以始皇二世之橫征苛役淫刑以逞。以漢高較之。仁暴自相天壤。譬如炎暑行沙磧之中。苟有蔭庇。皆走就之。雖為惡林。不暇顧也。漢高之得寬仁大度之名者。亦猶惡林之在沙磧中也。使遇今日之國民。則必起第二次之革命也。吾觀漢高之用心。一始皇之用心也。其所施之政策。陰師之而陽反之。特異其術耳。始皇以嚴酷而敗。故易之以柔緩。始皇以苛碎而亡。故易之以寬大。矯其失而非出於性也。不然者。彼於勳戚故舊。誅戮無所假。猜忌無不至。而獨能有愛於民乎。始皇恐啓紛爭。改封建為郡縣。子弟功臣。無尺寸之土。漢高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為諸侯王。自其表面上觀之。立於正反對之地位也。自其居心論之。則若合符節也。何也。皆欲以保其一家之私產也。故政策苟不關係於國民者。無劣優之可分。無得失之可論。世人每於封建郡縣。詳論其優劣得失。其亦不思之甚也。始皇漢高相異之大點。在於始皇燒詩書。而漢高求詩書。吾以為此漢高之大作用也。夫禮非僅朝儀也。漢高於他之儀制。闕焉不講。而首命叔孫通創朝儀。以定皇帝之貴。嚴堂陛之辨。其求詩書也。度亦猶是耳。有利於君權者存之。其不利於君權者。仍

禁。始皇之燒詩書。以極迂濶之手段愚民。故不三十年而消滅。漢高之求詩書。利用詩書以愚民。二千年尚保其薪傳。始皇之政策在一時。漢高之流毒在千古矣。綜而論之。始皇之惡在剛。漢高之惡在柔。心術之光明。度有不始皇若者。始皇有征匈奴闢疆土之功。而漢高貽和親之辱。據此而論。漢高之罪浮於始皇矣。至於論專制之宗法。則吾寧祧始皇而祖漢高。世之識者。或不以予言爲謬乎

（未完）

第貳號



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

寄生

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憲論者其苦心有二大端。曰、怵殺人流血之慘也曰、懼列強之干預也其第一義仁人之言也天下之善孰有過於心此念而口此言者雖然譬之於醫之治疾病勢有緩急則療之之湯葯亦因之而少異焉而適別焉若夫診急病而緩治之此庸醫之所以殺人也中國之現象毋乃類是甲午一創庚子再仆病非緩矣命懸諸旦夕而委之於命自非至愚誰其是此則必思有以救之之道焉其道維何。將舍革命無由而革命與立憲要非絕對的名詞也夫立憲爲專制改良的政體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體之具也求共和立憲以革命求君主立憲亦以革命。（按立憲政體中爲別爲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今之後其立憲者其目的果何如爲要求君主立憲乎抑共和立憲乎其界說甚不分明此屬於理論上之研究而本論必專切時勢而立言此不多贅）問各國立憲政體然孰非成之於革命者彼夫英吉利之三島與蕞爾彈丸之日本世人豔之謂爲無血之革命迺試一繙兩國之立憲史其殺人流血之數殆不減於中國列朝一姓之鼎革猶皆斑斑可攷也特其恐怖時期爲稍短促已耳德相俾士麥之

言曰。所持以爭存於世者果何物歟惟黑鐵而已赤血而已今也此一語幾已成爲世界之公言苟非是則將無以爭權利捍生命也國之於敵爲戰爭而下之對上即爲革命要其於爭權利捍生命之通則一而已豈有他哉主立憲論者曰今之改革。權操諸下。而上竭其殘暴之手段以壓抑之下復出其相當之能力以反抗之。則殺人流血之暴禍於以成。革命是也反而言之改革之權操之於上而下盡輸其資產生命以爲之陛楯。上復慨與以高爵厚祿以施之報酬。則殺人流血之暴禍於以銷滅立憲是已中國而欲求更殺人流血之慘則毋寧以其改革之權奉之於上而所以持極端的革命論。謂必幷滿人而斥之者。爲卜其必非眞愛國者之論也。嗚呼。以若所言。何其陋也種族之感在昔已然而人類之學至今日而益著此不必爲諱者也置二物而冶於一鑪其能鎔合無間者幾希矣今乃必欲以種類不同血係不屬文化殊絕之二族而强混淆之使之爲一同等之事業其聲氣之隔膜已不待言而況乎此種類不同血係不屬文化殊絕之二族者其階級懸殊又復若雲泥之逈判相猜相忌已非一日於玆於此而欲求一推誠佈公之改革豈可得乎美之於英爲

其母國然而血戰八載必脫其羈絆而後已者何也誠以爲奴而生不若從容赴死而鬼猶雄也且與其暫息忿於一朝而久歸分崩則曷若及今鳴自由之鐘建獨立之幟傳革命之檄爲吐氣揚眉之舉哉或者其有以滿人之同爲黃種遂以爲不妨引而置之於同類之中乎則白色人種其相排相競以各衞其民族而不能大和者其文明將不我逮也設可以區區之黃色遂不見擯於異族之外而若英美若德法若他之諸國又安不可加以同爲人類之名終託言夫犧牲一國以爲世界大同之濫觴也哉仲尼夷狄中國之言固爲種族界而發也惟獨不解夫今之志士之于其國人既勃焉告之以敵此又翻焉敎之以毋敵彼爲誠何心耳

今既由種種方面而觀察之若是乎滿人者必投之於荒服之外而否則亦必以彼之處我者處彼決毋容其拱手垂裳高踞於吾人之上也亦且非若是而推誠佈公之改革既已不可得也推誠佈公之改革既已不可得則其改革之權勢不得不操之於在下者之手也改操之權操諸在下則上必極其殘暴之手段以壓抑之而下必復出其相當之能力以反抗之者也又時機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

而勢殆有所不及也準是以談而猶斷斷於殺人流血之慘怵焉不敢爲是何異見將潰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囑毋毀牆壁也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二者安擇是亦視其人之智愚賢不肖而已矣

論者或曰斯固然矣。然耽耽狠虎。環伺於旁。一隙可乘。且將入室。則奈何。曰蚌鷸相爭漁父坐而獲其利兩虎相搏獵者一舉收其成甲乙之交涉起常懼惹起第三者之干涉是誠中國前途之隱憂而足使倡言革命者灰心短氣者也然竊嘗默察列强之均勢似猶毋傷焉今之建國號於天下者百數十識其强者亦六七已耳彼哥薩克之騎兵豈非以猛摯聞於世者哉而今也堅甲利兵權於方張之日本夫俄之何以背前約冒不韙而不憚與東亞新興之三島致乞靈於干戈日之何以犯險艱捐血肉而不憚與世界莫匹之强俄鬥孤注之一擲使非有大欲存於其間則微二國者之愚必不出此其理實至彰矣投骨於地衆犬狺狺然爭之其究必至於相噬相撲而反置所爭之骨於不顧非不顧也勢相敵也一起而攫之一必起而撓之毋寧兩坐守之而尚可以少息也列强之於中國。何以異是。今茲之役日之所以撓俄

也。俄被創矣。雖然。猶未足以爲俄病。俄人者。具有堅忍之特質。其舉止常宏遠而出於尋常人之意表。當法帝拿破崙第一全盛時代。縱橫全歐。莫敢當其衝。蹂躪於鐵騎之下者不知凡幾。雖森林產族之日耳曼。猶且辟易。乃大舉伐俄。俄火其首都聖彼得堡而潛遁。拿破崙如獲石田。飢寒交迫。精銳殆盡。復遭逆擊。遂如項羽之垓下一蹶。不可復振。彼其決謀劃策。眞非有嚅嚅然具徑寸之目光者可想見也。今也受茲大挫。必亟亟謀恢復其國力。海師殲矣。而新艦隊已成。見日本各報 陸軍敗矣。而巨款不難坐集。使他日者他人苟欲稍逞其野心。俄必撓之。如今日日人之撓俄。理固然也。若是則互相牽掣。而莫或敢先發焉耳。將德法乎。德法固夙抱侵略之策者。而英美又早窺瞯得之。以陰行其阻遏。例若此次日本以保障東方平和爲辭。提議各國。首先得英美之贊助。而法德莫如之何。遂表同情也。夫英美豈有所愛於我哉。毋亦自爲計而已。易地而處。亦若是已耳。徵諸庚子之變。當其時八國相幷。以石壓卵。豈畏不糜。顧乃計不及此。反兵而出者何哉。我已言之矣。一起而攖之。一必走而撓之。無寧兩坐守之。而尚可以少息也。抑吾以爲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

其末由何以言之。曰彼列强之所以磨牙厲齒環瞰吾旁者。吾之不動如死。氣息微細。有以啓之也。一旦張耳目振手足。雖不必其行動若壯夫。而彼覬覦之心固已少息矣。歐族雖恃其威力橫行天下。然未有不撓折於如荼如潮之民氣者。故神聖同盟之會。遇民氣則顚。專制世界之魔。遇民氣而竄。英之於脫蘭斯哇。美之於非力賓。大小相衡。懸若天地。猶必擲無量數之頭顱。費經年之歲月。僅乃獲之。愛爾蘭之隸於英有年矣。英前皇維多利亞之誕。擧國若狂。傾其熱誠以相歡慶。愛爾蘭之民服國喪。揭弔旗於國門。以誌不忘覆國之慘。顧英人屛息而覗。莫敢誰何。則以民氣爲之已。況乎疆域之廣如中國。人民之秀如中國。雖奄然不振。而黃禍之論。猶日騰於彼族之口。使民氣稍張。則駭而卻耳。觀於已往之海州事件。方今之排斥美貨。可以知矣。大隈伯之言曰。今日之淸國不亡者幾希。而上自皇帝疆撫。下逮新學少年。均不思永遠之大計。惟以畏葸偸安爲事。我苟不以威力逼壓之。必不足以維持其獨立。嗚呼嗚呼。外人苟不利於吾之有所改革耶。革命之與立憲均也。毋已則寂焉不動如今日。可以倖免矣。而如大隈所言。寂焉不動如今日者。乃反所以召威力之逼

壓何哉若既云改革是革命之與立憲猶均也而必曰立憲必曰毋革命革命即將速瓜分之禍誰則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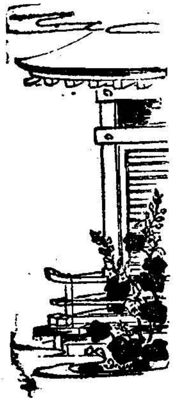
且亦知中國之削弱所以至於此者其故何也則以陳陳相因積弊不掃而曾無一度之廓清也日本戸水寛人嘗評吾國曰清人之治國如居室然不於其未雨而綢繆之及其敝壞已達極點又不毀屋而重搆而維彌縫補漏跼蹐以處疾風驟雨之來則漂矣噫嘻他人言之固如此其親切而有味也哉夫今日之中國其敝壞固已達於極點而毀屋而重搆輪奐一新未嘗無及焉則革命之謂也彌縫補漏跼蹐以處立憲之謂也今世各國其號稱立憲而未盡泯乎專制之性質者有之自今以往世界之程度愈高則其政體之於民必愈便百年千載終不盡易立憲爲共和不止一度革命之後而復有再度非所願也況中國之立憲又異於是如吾黨之所言異族執政求一開誠佈公之改革而終不可得者耶是故不革命則其弊若是而惴惴於革命將召瓜分之禍者又與現勢適相反是其第一義既已萬不可逃而其第二義亦若是乎杞人之憂也

雖然。吾言革命吾於今之言革命者。猶不能無疑焉。則其革命之宗旨之手段果何若也。吾嘗見某氏著論。至崇拜張獻忠。以爲是我往者革命之雄。嗚呼悖矣。夫張獻忠者殘忍酷害幾於非人雲烟高矗手書七殺之碑川谷成丹野流萬家之血蓋直以殺人爲其畢生之事業者也以殺人博其暫時之歡笑者也世界之蟊賊而人道之公敵也崇拜革命之英雄而至於張獻忠則是萑苻劇盜剚刃他人之腹而不撓目者舉從而崇拜之可也耶歷朝鼎革之例。一夫倡義百夫揭竿挾篝火狐鳴之技託眞主王氣之言所謂抱帝王之思想而革命者則始無拯民水火之心中更擾擾思因時勢以就功名。其不久敗亡。民之福也其大欲遂償。人乃益困是則無賴之橫行耳烏可以辱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哉夫革命云者。將以舉凡從前之陋俗弊政悉掀翻而摧拉之非僅以殺人流血爲能事也抑革命云者。雖屬於破壞的名詞。而一方破壞一方必相繼以建設使僅有破壞而無建設則言王侯將相駢首就戮之後猶不得爲革命也他日革命之結果若何。一視於今之仁人志士之造因若何。莊周曰。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可勝懼哉是以今之流俗聞革命而駭者不知革命

者也而一二狂放躁進之士談革命而色舞者亦不知革命者也不知革命而駭革命猶屬夫人之情乃若不知革命而言革命羿其容於誅乎

天下事無中立也不進則退退者非必卻步之謂競走於一場。捷足者爲勝。彼不勝者即謂之退步已而況乎逗遛中路觀望徘徊以自召劣敗之譏者耶求其進步。惟動力而已。動力速者。其進也隨之而速。動力弛者。其進也亦隨之而少弛。理使然也。然而因循也者。爲物質之公性。如機器然壓之則動否即永靜以終世人類之壓動力何。革命是已。雖然。革命者。靜與動相遞遭之時代也假之以爲過渡者也既動之後即不欲其復靜是在司其機者首得其人矣法國之革命。迫動力也。至於今未嘗稍靜故不聞有再度之革命美國之獨立。迫動力也。至於今未嘗稍靜故不聞有第二之獨立英國之騷亂。日本之維新。迫動力也。至於今未嘗稍靜故不聞有續起之騷亂與重唱之維新蓋一物之動必需壓力則必其靜之已久者矣一度以壓力動之而復靜而復以壓力動之故器勞而易敝返觀中國之革命。何其煩也。上溯湯武。下迄洪楊。或已成。或未成。如水泡之前滅後興。續續無已。幾以革命爲日夕餐飯事。

民氣不已凋乎。而至於今。猶必有革命之倡言。何以故。則以所謂司其機者不得其人。故今也革命之役。未役也。必求其已動而不復靜。一度壓力之後而毋需有第二次之壓力也。猗歟休哉。進步復進步。吾安知其極。



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

勢伸

緒言

社會主義學者於德獨昌。於政治上有大勢力。而他政黨乃郤顧失勢仰其佽援焉。蓋自俾士麥當路以來。言德國政治而不數社會黨之勢力者。未嘗得爲知言也。然溯其始事之際。上有暴力。旁無輿援。二三私人。力征經營。顚沛敗亡。壹不爲意。乃稍稍得集。今日得握區區之政權。亦猶非社會學者所以爲期也。繼此以往。欲樹卓絕之功名於社會間者。正亦不患無着手處。然而藉强力。倚聲援。易以有爲。視初之孤詣獨行者蓋遠矣。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殊科。政治革命者第以對少數人奪其政權爲目的耳。然則敵少而與者衆也。社會革命則富族先起爲阻。而政府又陰與焉。務絕滅其根株以謀其一已之安。有政權與有資財者合。則在下之貧民無以抗也。夫彼其猜疑於社會黨者固已大謬。然而持之堅畏之甚。非說論之所能解也。抑又甚遠之不欲聞其

論惟思熄之耳故方馬爾克之始創說也。窘迫無所投。是非惟政府之專橫然。亦一般有勢力者無不深惡之使有此也。夫倡之於衆莫敢應之秋亦逆知其有危難而不能徼幸然猶竭其能以從事抑非他有利焉徒以已以爲難而退聽則人之難之亦將如已也則此問題終於不解決而泯沒抑自解決矣而使以其解決益重不幸於烝民則孰若已爲之以希冀萬一。夫寧豫計黨類之衆寡哉。假令是數人者舍此不爲震世之名未必不可坐致不爲其可成而爲其不可成此所以賢於俾士麥輩萬萬也說擯不用固所豫期而其學說之得流傳亦乃所望而不敢必者則自今日視之欲不宗師而尸祝之其安能也

學說既衍而漸廣。徒黨亦日盛。則欲爲不利焉者逾多。勢不能不有所倚恃。三十年來。社會革命家時有干謁卿相與堅相結納者。是非誠與之其策畧有不得不然者而德人爲尤甚。故世謂德人欲以得政權達目的與英法異。以此然而政府之能力亦可觀矣彼持階級制以爲權力之本堂廉不峻威嚴則瀆之說深入於當路者之心故常假社會改良勞働保護之名以行摧陷有志者之實陰絕社會革命之根株

其政策正與滿州之日言立憲類是固雄猜之主所優爲者彼德意志人十年之間。身丁其毒。曷嘗不知之也耶。

抑嘗聞之師。社會上之勢力。自演而變。人與有能。然其既變也。則政治上必因順應焉。不然。且繼以革命。區區二三人固不得久持之也。政治上勢力不能變社會上勢力。而因社會上勢力以變者也。故政府之壓抑雖處心積慮且繼之以强力不足以爲社會革命家患也。於德意志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間。社會黨壓抑之令盛行。然而社會黨乃潛滋暗長。比較於前後。社會黨之發達爲最速之日。其故亦可思矣。曾謂區區三數人遂足以抗公理而倒行逆施無所顧忌也耶。

是故政府有猜忌之實而無助長之能。與之爲合其便鮮其害多。然而德意志之社會學者不遂與之睽離而委蛇求容者。意亦欲無多樹敵以故苟令其組織不與社會之組織相妨則仍之可耳若持是遂謂社會革命不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則大非也。此於吾華之爲革命所最當注意者也

要之社會的運動以德意志爲最。其成敗之迹足爲鑑者多。而其功實馬爾克拉薩

爾必卑爾等尸之。故不揣顓蒙。欲紹介之於我同胞。翔贍博洽。所未敢云。所期者數子之學說行畧溥遍於吾國人士腦中。則庶幾於社會革命猶有所資也。

(甲)馬爾克 Marc

馬爾克者。名卞爾 Karl 氏馬爾克。生於德利爾。Trier 父爲辯護士。笃於教宗。馬爾克少始學。慕盧梭之爲人。長修歷史及哲學。始冀爲大學祭酒。既垂得之矣。而馬爾克所學之校爲異宗。他宗徒攻之。遂不果。進退而從事日報之業。時一八四二年。馬爾克之齒二十有四也。

馬爾克既爲主筆。始讀社會主義之書而悅之。其所爲文奇肆酣暢。風動一時。當世人士以不知馬爾克之名爲恥。而馬爾克日蒐討社會問題而加以研究。學乃益進。既二年。其日報之組織稍稍備矣。而以論法蘭西社會黨觸政府忌。無已喋喋而止。馬爾克鬱鬱不自得。已無如何。俄被放逐。乃西適巴黎。

亞那爾盧叙者。巴黎之名士。馬爾克抵巴黎遇之。傾蓋心醉。遂定交焉。相與組織一德法年報。於是馬爾克始研究國家經濟學。而探社會主義之奥窾。深好竺信之。於

德法年報大昌厥詞。既而德法年報中輟。乃別發行一雜誌。命之曰進步。痛掊擊普魯西政府。紀助 Guizot 者。法之名政治家也。素親普。時相法。不欲以是惡之。乃逐馬爾克。馬爾克困頓無俚。乃北走比律悉。

初馬爾克在巴黎。與非力特力嫣及爾 Friedrichs Engel 相友善。嫣及爾者。父業商。少從事焉。習知其利苦。乃發憤欲有以濟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馬爾克。學益進。馬爾克既去法。嫣及爾亦從之北遊。因相與播其學說於比律悉之日報。間言共產主義者。羣宗之。萬國共產同盟會。遂推使草檄。布諸世。是爲共產主義宣言。馬爾克之事功。此役爲最。以壓制之甚也。間關而出版於倫敦。時爲法國二月革命之前十四日。

前乎馬爾克言社會主義而攻擊資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來與謀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蓋未有聞也故空言無所裨其既也資本家因訕笑之以爲烏託邦固空想未可得蘄至也是亦社會革命家自爲計未審之過也夫馬爾克之爲共產主義宣言也異於是

馬爾克之意以爲階級爭鬥自歷史來其勝若敗必有所基彼資本家者饜粱肉剌齒肥飽食以嬉至於今茲曾無復保其勢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朕矣故推往知來富族之必折而儕於吾齊民不待龜筮而瞭也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一非階級爭鬥之陳跡乎取者與被取者相戕而治者與被治者交爭也紛紛紜紜不可卒紀雖人文發展之世亦習以謂常莫之或訝是殆亦不可逃者也今日吾輩所處社會方若是於此而不探之其本原以求正焉則掠奪不去壓制不息階級之爭不變猶昔則中級社會與下級社會改善調和之方其又將於何而得求之也」

馬爾克又以爲當時學者畏葸退縮且前且卻遂駕空論而遠實行宜其目的之無從達也苟悉力以從事焉則共產之事易易耳故其宣言又曰「凡共產主義學者知隱其目的與意思之事爲不衷而可恥公言其去社會上一切不平組織而更新之之行爲則其目的自不久達於是壓制吾輩輕侮吾輩之衆將於吾儕之勇進焉讋伏於是世界爲平民的而樂愷之聲乃將達於淵泉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

不奮也」於是乃進而爲言曰「既已知勞働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於破治人治於人之階級而以共和號於天下矣然後漸奪中等社會之資本遂萃一切生產要素而屬之政府然而將欲望生產力之增至無窮則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權也然則吾人不可無先定其所當設施而爲世界謀萬全之道以待其行之之機也乃驟聞吾人所語設施之方者鮮不驚怵掩耳橋舌惶惑無措以謂偭於經濟之原則而不可以一日施雖然是固素未嘗究焉而以所習爲不可驟吾輩之所標者亦未若其所抨擊之偏反也是乃凡社會動搖之所不可不見而以之爲革命方法抑又欲避之而無所從也凡是諸設施亦不必凡國皆宜要必善因其國情以爲變。而在最進步之社會則必當被以如下之制。

(1)禁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業之用。

(2)課極端之累進稅。(累進)稅者德語之 Progressiv abstuft Steuern 也。孟德斯鳩盧梭等既嘗倡之。而近世德之華格納 Wagener 及康 Kon 英之麥克洛 Macculloch 等皆主張之。而反對之者則倡比例稅爲布留 Beaul-

ien 希爾孟 Herman 因乃斯得 Gneist 等是也。而其反覆爭論蓋有多說。要之以爲累進說者强取於富人而寒實業家之心。即彌勒著論亦不免此也。彌勒經濟學原理謂累進稅只宜加於遺產相續。他則不宜。實迷於此說者也。後世學者增加其種類。謂所得稅等皆可以累進之法行之。然又謂當於其增加之率爲之制限。凡此一皆慮富家之因而不利耳。未嘗比較其輕重而推其誤謬之源則在未解資本之性質也。付於此問題當別著論明之。要之累進稅者使富人應其財產而納稅之率增加。不但數量增加而已。即如常人稅百二三者。稍富百六七。大富百十乃至百二十。然則富者以稅故漸即貧而應其貧稅隨之輕。卒至凡人齊等。無大貧富。稅率亦近均一矣。所謂極端累進稅者如是。不勞而富均。又無所苦。策之最上者也。近日行累進稅之國漸多。於瑞士其成効尤著。抨擊者日息而頌美者漸多。抑亦進步之一徵也。顧其累進之率甚微。不足以抑富家。又有其制限至一定之度。其上更不增加。故効不大見。即如日本。其所得稅率用累進法。其最低額爲對

於三百圓稅千之十。其最高額爲對於十萬圓稅千之五十五。自十萬以往。稅率以千五十五爲限。而其稅率之增加率自四分一乃至十分一。然則其所助於均貧富者恐微也。

(3)不認相續權。（相續者承繼財產上權利義務之謂。古有承繼戶主權者。日本尚存之而歐洲則大抵不認。但爲財產承繼而止。馬爾克所欲廢者此也。蓋設相續之理由。在使其權利有所歸而不至歸於先占者幸得。其義務有代履行者不至使權利者有大損失耳。然不認之亦決非無以處焉。蓋國家相續之制本非不可行。而財產甚少債務過多者。亦可以破產之法被之也。於是無因相續得財產者。則數十年後且可絕貲本家之跡。此主張廢相續者之說也。然於實際能行否及行之有効否。今尚爲問題。至課之以稅。則自彌勒以來皆以爲善法無反對者。）

(4)沒收移居外國及反叛者之財產。

(5)由國民銀行及獨占事業集信用於國家。

(6)交通機關爲國有。
(7)爲公衆而增加國民工場中生產器械。且於土地加之開墾。更時爲改良。
(8)強制爲平等之勞働。設立實業軍。(特爲耕作者原註)所謂軍者以軍隊組織而從事於實業也
(9)結合農工業。使之聯屬。因漸泯邑野之別。
(10)設立無學費之公立小學校。禁青年之執役於工場。使教育與生產之事爲一致。(即使爲生產者必受相當教育之意)。

馬爾克素欲以階級爭鬥爲手段而捄此嵩嵩將爲餓殍之齊氓。觀於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見。蓋馬爾克固惡戰爭。雖然以之去不平。所不可闕。則亦因用之所不能諱者也。故其言又有曰「今者資本家雇主無復能據社會上之階級矣。彼輩無復能使其所以生存之現組織爲支配此社會之法則矣。故彼既不足支配社會。何則彼輩使凡勞働者雖方供役於彼。猶不得以全其生。故也。夫彼等既使勞働者貧困。使至爲窮民而不可不扶養矣」。又嘗曰。「於此問題。當注意者有二。一者其現以爲經濟上變遷之階級對抗及階級競爭。其二則社會的運動。(破資本家雇主之支配

權促新社會生產力樹立之社會分子所編成組織者」是也。」馬爾克之意可於是以覘之。

共產主義宣言之大要如是。既頒布家戶誦之。而其所惠於法國者尤深。時際法國革命。三月。柏林之民亦蠭起。普王以兵力壓之。功遂不奏。法既畢革命。乃迎馬爾克之巴黎而禮之。既而德意志之勞働者亦感於馬爾克之說。起而與富豪抗。富族側目。然無如何。馬爾克尋歸柏林。創報名新來因日報。聲振一時。且斥普王之無道。而贊議會之租稅拒否。益逢政府之怒。一八四九年五月。復禁其發刊而放其主筆。其明年復大索社會黨。悉放囚之。

馬爾克既放。乃適英。卜居焉。與嫣及爾偕。終其身不復歸柏林。

馬爾克既草共產主義宣言。萬國共產同盟會奉以爲金科玉律。故頌美馬爾克詬病馬爾者咸是焉歸。然馬爾克之他述作固甚夥。常與嫣及爾共著。學者寶貴之。而其學理上之論議。尤爲世所宗者。則資本史及資本論也。

馬爾克以爲資本家者掠奪者也。其行盜賊也。其所得者。一出於朘削勞働者以自

肥爾愛據於斯密理嘉圖之說以爲論曰「凡財皆從勞働而出故眞爲生產者勞働之階級也然則有享有世間財產之權利者非勞働者而誰乎此所謂勞働者固亦不限於枝骸指揮監督之勞非所不與然而不可無別於其難易也故數勞働之功以計廩則不可不先勞力而後勞心乃於實際勞心者所受廩給百倍勞力者而未止此何理也近世工業盛用機械而需大資本因之大需監督者從其末論余亦不能以謂非然然而資本者本勞働者所應有之一部而遂全歸於彼掠奪者與循其本吾不知其所以云也溯而窮之欲不謂資本爲掠奪之結果而刼取自勞働家所當受之庸錢中者不可得也儻勞働者終末由與資本爲緣（即無奬勵農工貸之資本之銀行抑其相類者）而循此以往則是宜謂之資本家財務者即爲奴隸於依他人勞働以爲生之一階級富族者耳夫今後產業所資於固定資本者正多勞働者之地位乃將愈降而不返是亦理之所難容者也經濟學者以資本爲蓄積之結果是阿合中等社會之意以立說者耳不足爲道且假令誠由蓄積寧非奪之勞働者而蓄積之者也耶

據理嘉圖所論。凡製品之市價以產出之所必需之勞働與運致諸市之勞働而成。無問其所施技者爲何材。苟價有所增。即其勞働爲賴。此如素絲盈把織以爲縑。價兼於前。是其爲價。一則當於絲之原直。一則勞働之庸錢也。機械不得有加於生貨之價。交易亦不得有加於生貨之價也。然則使價之增惟勞働者食其價增之福者亦宜惟勞働者耳。乃觀其庸錢則僅受理嘉圖所謂最廉之額而不得食所增於物價之金也。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時而其六小時之勞働已足以增物之價如其所受之庸錢餘六時者直無報而程功者也反而觀之則資本家僅以勞働結果所增價之一部還與勞働者而乾沒其餘標之曰利潤株主輩分有之。是非實自勞働者所有中掠奪得之者耶夫今者彼輩日言求改良所謂改良者非他節勤勞之費耳然則職工勞働如舊而受損益多新機械之發明資本家之利勞働者之害也工業改良益行勞働者益困頓而已古之奴隸不知已之程功何時爲自爲何時爲爲主人者也惟命是從今之勞働者則何以異於是也

馬爾克此論爲社會學者所共尊。至今不衰而馬爾克所取救濟之策則有兩方。一

爲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舉十條。一則爲農工獎勵銀行之設置也。此種銀行專以貸資本於農工業勞働者爲事。使不仰給富家之資本。則能獨立不爲所屈。嘗以提議於萬國共產同盟會。衆議不諧而止。近世所謂農工銀行者亦類是。然彼之志固欲以獎勵之使成資本家。非出於求鋤資本扶勞働之意也。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馬爾克卒於倫敦。後數年。嫣及爾亦卒。

蟄伸子曰。馬爾克之爲學者所長也。以資本論。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馬爾克立言不審時或沿物過情之爲之累也。約翰彌勒論之。以爲張皇夸大。盖亦有由也。夫資本固非一切爲從掠奪得蓄積之事。往往亦自勞働。此雖經濟學者之一家言。然於事實恐無以易也。謂蓄積者必得諸人而非用餘庋置。至辯者不能言也。凡生產消費。本不必一一同符。時而有餘。時乃不足。方有餘而念不足。則有貯蓄之事。此於孤立經濟時代已見之者也。既貯蓄而後用之。以使所生產多。是爲資本之始。於是時資本家與勞働爲同一人。安有如馬爾克所云自掠奪而蓄積者。故謂之夸大。亦無所辭。雖然。經濟既發達之世。則不可以是論。何則。交通既繁。貸借之事乃起。而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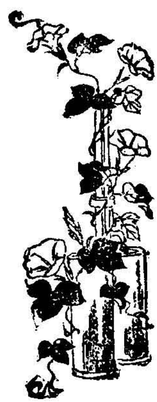
働者或用他人之資本矣旣乃有雇傭之制夫雇傭者受給而生產益多故久且不廢然而勞働者之禍於是焉興蓄積由庋藏之事益少而其由掠奪之事漸盛矣蓋方是時其所給之資本遠不逮所獲果實而勞働者不依賴焉所得亦微乃樂與爲契約自是以往勞働者無息肩期矣資本家因其所得益擴張之發而愈多遂成積重難返之勢勞働者所獲僅足糊口無從更爲儲畜以得資本此中世之形也至於近今則資本家益恣肆乘時射利不耕不織坐致鉅萬爲細析其資本之所由來恐自貯畜者乃無纖毫也而其歲入則大半爲贏利小半爲庸錢雖欲不謂之掠奪盜賊烏可得哉故馬爾克之言資本起源不無過當而以言今日資本則無所不完也往者畜積所生之資本甚微而其得大以有今日者以取息故其取息之苛重實同掠奪此無可諉解者也一人勞働終身其畜積所得者不足以供資本家一日之費也資本家昔所畜積者明旣費消今所有者全非由於畜積特以畜積所得爲刀斧鴆毒以刼取之者耳故馬爾克目之盜賊非爲過也彼論者則必曰贏利之起源基於契約彼被雇者始爲約時先取庸錢後以所生產之價値爲償加之息耳是以雇

工契約。其原理無異借貸。向借貸關係。以契約而取息者。不得謂强奪也。彼非强使必借。則不能謂勞働者被强迫而出此息也。則疑於非掠奪。是其說非無所據。雖然有當辨之者。夫契約者合意。此羅馬以來所認者也。故必兩方意思俱爲完全。其意思有欠缺者無効。其有瑕疵者得取消。此亦無或異議者也。意思有瑕疵。如虛僞强迫之屬。是而英美法有所謂不當權勢 Undue influence 者。非所應使之權勢之義。亦爲意思瑕疵。而得爲取消之原因。質言。雇工契約所以得以至賤之庸錢取最貴之勞働者。實緣其以不當權勢。故不可以尋常契約論也。蓋英美所謂不當權勢者。譬屬僚之對於長官。懾於其威。有所贈遺。語其中情。實無贈答之願。一旦長官免職褰謫。此屬僚者得直取消其贈與之行爲。訴之公庭。前所贈物。悉還歸屬僚所有。又如貧寠之子。忽有急需。賣物富豪。直百取十。其既也亦得取消。（羅馬法所謂大缺損而取消者亦畧同此） 凡皆基於不當權勢者也。蓋以長官之權勢臨以屬僚。而强求其贈與。以富家之權勢臨於賣者。而賤買其物。皆不當者也。而有如此之行爲。即推定其意思之有瑕疵。故凡離常可怪者。率得以此推定加之。苟其濫受利益之

人。不能反證已之利益不由不當權勢而得。即不能拒其取消。此英美法之所特長。無訾議之者。而返觀於雇工契約則又何以異。是彼其上下不對等猶屬僚之與長官也其程功與報酬不相當則猶貧子之賣物也特其習久轉以爲常衆不加怪受利益者安之若素而被害者窘迫不知所訴焉苟去流俗之見而察其本源則其有不當權勢可推定而無從以反證明也彼挾鉅貲者不待約而聯以苦工人斯密氏所嘗太息痛恨者而近今益甚。貧富離隔譬雲霞之與淵泉。禍乃愈酷卒使勞働者無所投足而降心低首以就至賤之庸此亦不可掩之跡矣然則依於法理其契約可取消而彼所沾丐於勞働者之澤終不可不歸諸勞働者何得因之謂資本之得由正當而不可奪耶故馬克爾之謂資本基於掠奪。以論今之資本眞無毫髮之不當也夫亦非謂取息必皆不當權勢顧今者歐洲息率恒百三四而公司贏利分於股東恒百十一二寧有說以處之恐欲辯而無所也因序馬爾克學說遂附論以告世之右資本家者。

235 ·
· 235 ·

第貳號



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

漢民

莊周有言。重言十三。寓言十九。重言者所取以爲重也。非惟莊周。蓋自古作者其所稱述明哲先達之言往往非其本旨。而生與並世亦未有以爲病者。斯古人之不可及。而稱述之一如其本旨者勿論矣。侯官嚴氏爲譯界泰斗。而學有本源長於文章。斯眞近世所許爲重言者也。顧其言恆寧靜深遠。非淺夫所能識。而嚴氏亦云吾書不爲若輩道。雖然彼淺夫者自以爲得嚴氏之意而踵譌傳謬。莫之與糾。則其譌謬所被。乃較原書有力十倍。此猶以爲不足重輕而不爲之辯。不可也。蓋近世言者苟叛乎民族國民主義而立說則皆脆薄易破而爲之誣陷者亦必不深惟彼有所依據以爲重異夫鑿空杜撰而聽者鄭重其所由來曾不察其解釋之謬貽害爲最大如嚴氏社會通詮第十二章按語。淺人引爲排滿者讖。吾友精衛已辭而辯之。使吾民族知所以自處。其言偉矣。吾因精衛之辯。以求嚴氏之書。乃得嚴氏政見。其對於民族國民主義。實表同情。薄志弱行者。懾於革新事業之難。託而自遁。非嚴氏本旨

也。嚴氏恫乎專言宗法社會主義。而忘軍國主義者。將能保其種而不能自強。甚且有種存而國亡之禍。故論次猶太而及中國。其言云「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皆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其意欲使人人言軍國主義以期自立。而未嘗以排滿者為非。甚或排滿之云。乃對於合羣排外者而著其程度之更烈。故曰甚非形容不滿之意而甚之也。其曰未足以強吾種。即使更求足於軍國主義也。此與嚴氏序羣學肄言所謂「搪撞號呼。率一世人與盲進。為破壞。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未必果合。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為愈。」既以破壞為宜。而更與咨商其建設之合否。同一遠慮而已。盜入室而殺主人。主人之子。或戶而出。或儆備而後出。其追盜一也。雖甚苛論不得以後之追者為有忘仇之志。夫比事物之異同者。不以程度之差。而謂為性質之辨。嚴氏之所不同於時之革新論者。亦在程度之問題。而不在性質之問題。今概以為歧視。則不審

讀嚴氏書之過耳。雖然。吾此之云。僅就嚴氏言爲文字之解釋。或者不察。將猶疑爲出於辨護嚴氏之意。而非篤論。則請與之述嚴氏之言之所爲發。與其學說之所本。蓋自明以來。言民族主義。鮮不與政治思想相混。（此精衛之言且言他日當著論詳辨之）而晚近之言民族主義者。又往往薄於政治思想者也。言排滿者不謀所以代。與言破壞者不深計乎建設。彼其心以爲舍排滿革命以外。更無餘事。此則嚴氏所指以爲搪撞號呼盲進破壞。與所謂僅言民族不足自强。未嘗不中其失。而由嚴氏言之。若舉世之言民族言破壞者。無以逾此。則亦有故。夫以滿清篡統二百餘年。凡所以壓制馴服異種之手段。已無微不至。肉食者鄙。甘中其餌。民族主義乃散在下。屢更斲喪。生不自聊。又或挾强力以詆誣之。則義益微隱。嚴氏所得見者。爲一二三少年率爾操觚之作。暨畸人發憤。一吐其怨毒之文而已。故曰嚴氏之言。有所爲而發也。嚴氏之學。本於斯賓塞爾。斯賓塞爾以生學治羣學者也。生物之最大公例。曰與所遇之外緣爲體合。物自致於宜。其暌者不可以驟附而强爲。故曰任天演自然。又曰在無擾而持公道。積羣者排除其害而群自昌。不悟群理而貪功。則助長之弊。甚於不爲。此其要旨已

見於嚴氏譯述各書。惟斯賓塞爾言政治學爲國家有機體說之巨子。及其矯正以前學說流失之功。則嚴氏所未舉。按國家有機體說。實矯契約說之失。而斯賓塞爾之有機體說。又矯其他有機體說之失也。契約論之失在以國家爲器械。重個人之自由。而輕國家之統一。有機體說反之。以國家爲一之生物。其生長進步。純自本體內力之擴充。非漫然累積於外。又其分子各具精神。而其全體則必統一而發達。此其主義使人重國家之觀念。然其中或主持太過。求其類似。而忘乎國家之本質。遂有以爲國家於社會之位置。猶腦之於生物者。日本小野塚平次郎辨之曰。『是以惟國家爲能支配社會。外之無有意力者得存也。循之不已。必以政府代表國家如其說將惟政府爲能善。（惟有心思意力者能善。今謂祗政府爲有意力。故必終於此說）而欲有所施設。終不外於政府。其去眞理遠矣。』惟斯賓塞爾之說不至陷此缺點。其惡助長者之爲羣害也。於政府攻之尤力。蓋不循乎體合自然之序。則勿論其出於羣中之分子或其機關之一部。皆足以爲擾而自窒其生機。斯賓塞爾既以分子分離發達之論爲不然。尤以政府萬能之言爲大謬。驟觀其言若傾重個人

自由與盧梭等契約說之言相近究其旨歸則其深惡痛絕於政府之干涉者非爲個人爭其自由乃旣以之爲有機體則此體之自然發達爲不易之大例而無如拂此公例而行者每爲强有力之輩而契約論之焰旣熄代之興者又矯枉而過直故其言若有所倚著而非偏抑所以救他說流弊而獨爲有機體說中最完之學說也嚴氏之學。旣一本斯賓塞爾。則凡世之急張躁進。不問民演之深淺而欲一變至道者皆嚴氏所不取而嚴氏又非溫和者或保守者也嚴氏之意見實無是種種之分別其意以一羣之存在猶生物之存在必與其所遭値之境象宜然後可競爭以求勝而所謂宜者固非撫拾世之良法善政强附之之謂故必滋養培殖俟其羣之自蒸其於民智之開發三致意焉自嚴氏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釐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爲之一變。即所謂言合羣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爲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嚴氏乃懼其僅爲種族思想不足以求勝於競爭劇烈之場也。故進以軍國主義而有社會通詮之譯。夫言軍國主義非必與宗法主義相離即今白種列强其治化已踰越宗法主義時代而入於軍國主義然畛畦之不能化觸處可

覩者固不能爲諱也特其建以爲一羣倡者或有所注重目的之孰爲主從則有異焉耳矧吾種尙有自他壓制之憂內不能脫於異種人之軛即外不能與異國人之捷足爭其理甚明而以此羣進化必不可免之階有他羣所已經者則遂以爲亦可躐等而舍旃此其意與以生物學治羣學之公例悖嚴氏必不出也爲中國民族計者同時以民族主義而排滿人即同時以軍國主義而期自立非排滿不能自立一義也而非兼講軍國主義不足以排滿即足以排滿而不能自立種雖存亦將爲猶太人之續此又一義也前義之顯豁爲普通人所易解而嚴氏則慮後一義之爲衆所忽視故責勉之以其所不足覩於民族主義爲吾人種智所固有云云使其意有所黜則如養生物者騃拂其性而自以爲能改良也有是理乎太上因之其次善導使吾民而奄有民族軍國二主義則可以排滿可以自立可以破壞可以建設嚴氏希望不外是矣或者不學不察於嚴氏之意以其以搪撞盲進專爲國民之活動譏也而疑其護政府而非民族主義是不知嚴氏所譯斯賓塞爾書於政府之干涉縱出於善美之意猶不免訴厲則其爲野蠻專制政府之舉動殆不足道故專爲國民

之活動言之言各有當。學者能就嚴氏所根據者審之。可無疑義也。

惟於此有不能已於辨釋者。則以國家有機體說。不能盡無缺點。而施之於我國。亦容有不宜者也。近時學界譯述之政治學書。無有能與嚴譯比其價値者。而嚴氏所譯又悉爲有機體學說。其說之行。自有左右輿論之勢力。然以高美之學說而行於幼稚之羣。則擇或不明。則將並載其瑕類以去。其精英反爲所掩沒。夫有機體之云。不過以生物爲喻。而意有深於喻者。擬議之切。形爲定稱。故足破前乎此之分子說。而其缺點即在於擬議之過甚。蓋學說之發生。不可不觀其源流。凡一種新學說之主張。既求合於社會之現象。而對於舊學說之陷失。往往爲極端之反攻。即矯枉過直而亦有所不暇計也。小野塚氏集最新之學說而爲之批評。曰從歷史研究。然後有有機體之說。而其非亦可從歷史得之。蓋將使治政治學者採其精義而除其弊害。吾國既習聞國家有體機之說。用是不得不介紹小野塚氏之批評。以爲讀嚴氏書者助。

小野塚氏謂有機體之特性五。而歷史上國家皆不具之。

第貳號

(1)部分獨立之範圍。於有機體生活趨高者。其部分獨立之範圍趨狹。其各部間之關係深也。顧國家之趨文明。其各部分之獨立範圍乃日見闊。而野蠻之國類無小己之自由。是其相反也。

按現今文明各國。采地方自治制。於行政上。與中央集權制。往往相輔。而國度愈高者。其趨彌重。即部分獨立範圍之推廣也。至聯邦國家。其形制爲近數百年而始發達。其獨立範圍尤大。皆事實之可見者。且人智增進。即社會之勢愈張。而政府之權愈縮。不明此之區別。則將有阻小己之自由發達。而反乎文明進化之公例者。

(2)生長死滅之狀態。有機體之生也。純於天然。未有可以人力致者也。而歷史上國家。天然發生與人爲者常相參。有機體壽不過百年。而國得良治。千載未艾。是故國家生長死滅。人爲與能而天然未得專支配之也

按國家成立。有二理由。一從自然必至之關係而存在。一得以人爲之自由而發達。變遷之契約說各家。以國家爲僅成立於人民之合意。而其散亡也。亦得以人

民之合意爲之。此知人爲之自由矣。而不知有自然必至之關係也。有機體說純以自然必至明國家發達之理由。殆幾乎天命持權。而人事退聽。則又過重自然而輕人爲之自由。不知發達變遷爲天人交互之事也。或者以爲人事之有功。其究亦成乎天命之自然。而莫之能外。則與中國舊學之言氣運者類。而非有機說本旨也。故不明此之區別。則有以國家之生長死滅。無與人事。方興之國民無進取之念。垂危之國民。有待盡之勢矣。

(3) 部分間隔多少及對外境界明確之度。

按此之區別。其爲實益尚不大。故畧之。

(4) 物質法則與心理法則支配之程度。　有機體受支配於物質法則。而國家受支配於心理法則受支配於物質法則。則其肢骸之聽命。神受支配於心理法則。則其物質之相關連。徵而特機關組織以爲聯絡。夫故其號命敷布有應有不應。

按以社會心理形爲國家。爰有國家之强力組織機關。號令服從。一由社會心理之作用。非若物質法則。有自然不易之關連。可以數理的研究而得之也。不明此

第貳號

之區別。則始謂國家萬能。繼謂政府萬能。而令莫予違。且釀成專制之毒。如中國道學家。以人身譬言治道。謂天君泰然。百體從命。即謂之不知物質法則與心理法則支配程度之異。無不可。

(5)客觀可認其存在之程度。　夫現象由吾人見精而得知有固也。然草木禽獸則不有人而自存在。國家決不然也。以人成立。則去人無國。今有人矣。而是諸人不志為國。亦無國家之觀念。則國猶不能生。於事實必待人志有國家而建之。而後國家生。則其去有機體遠矣。

按如遊牧之種族。為數雖多。而遷徙無常。無一定土着者。即不志於為國無國家觀念也。故此之區別。其實益為最大。否則以國家為自體存在。不待證認於客觀。則團體不以分子之觀念為重輕。而分子對團體之觀念亦自形薄弱。夫國家為人民心理的集合體。其結果受支配於心理法則。正以其與物質的集合為不同也。昧其集合之原因。則此團體者。日即於散亡。無待於外力之壓迫矣。

今由小野塚氏之批評以觀中國。則二千年來。政界沈沈。更無進化。內力荼弱。至為

他族陵逼者。可綜括爲二大原因。一曰不知個人之有自由獨立。二曰不知機關之性質。不知箇人有自由獨立故飲食教誨惟所命之其始如器械惟工者之使用雕琢而良楛不自謀也其繼亦如牛羊惟牧者之指揮而意志不能自由也故以能盡服從奉事之職者爲上治之民反是則有如韓愈氏所謂民不出粟以事上則誅而已坐是而機關設置之必要爲社會心理綜合各個人之意力從於秩序分配以成者莫辨所由來而以爲天定（雖以莊周之明達猶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而王夫之氏諸人又悉以亡國之悲而爲易朝之痛。良由不知機關之性質）則其權責無所限制而分配之不均亦無如何故欲明國家之性質其最重者爲分子團體間之關係而吾國政界之蒙昧亦於此點爲最甚詔以有機體說則團體分子知其不能判離而可免散沙之誚矣然以爲物質法則之支配而不以爲心理法則之支配重自然必至之關係而輕人爲之自由則所以爲對症發藥者將益其疾而不治至吾國現時獨立範圍之狹爲羣演之未深若以有機體爲喻仍將窒其進步蓋小野塚氏所舉有機體說之缺點。皆吾國人所最當察者。雖其理旨非甚深遠。未必

爲主張有機說者之不知。而彼特憚於易其故說。即如斯賓塞爾之以生物學爲證也。亦但著同然之方。而畧其殊異之點。夫有機體說本與吾國黃老之明自然者近。黃老爲教已發達數千年。且用之政術。亦未嘗無驟施之效。然而養成無恥尙利貪生守雌易馴難振之風。致爲悍勁之虜所驅策。而虎視於鄰者亦將以臧獲處我。此則黃老不得不與儒教分謗者。其輕人爲之自由也。既甚於有機體說。其明自然也。又不若斯賓塞諸人之精。故其說可於支那古哲學占一位置。而斷不能復以應用。使讀斯賓塞爾書而不能抉擇至於明確。則斯賓塞爾書亦猶是耳。故願吾人與嚴氏一商榷之

嚴氏民族主義。至譯法意而益披露。嚴氏同是主義爲吾人種智所固有。特因事而顯耳。夫嚴氏則固吾民族國民之一分子。吾知民族主義亦必日縈繞於其腦海。而涉書即是。無怪其然。吾乃今欲使世知嚴氏爲民族主義之一鉅子。而此主義可知爲感情之共同。亦理論之不可廢。又以證明嚴氏前言之深意。故摘錄其妥。間附已意。主於發明。無猶有致疑於嚴氏之言與民族主義者。當諦誦之。

法意卷五第六章按語云、中國滿漢之民。其始於古之斯巴達雅典。殆無以異。祖宗立法。所以勗其同種者。不仕則兵。固欲存尙武之精神。而倚之駕馭勝種者也。不幸數傳之後。其意漸失。且使居齊民之上。無異使狠牧羊。狠則肥矣。然因肥得弱。弱種流傳。獅熊洊至。往者之狠亦羊而已。卷十第三章按語云、印度有喀斯德。高麗有三戶。中國分滿漢矣。而分之中又分焉。（中畧）夫優滿所以愛之者也。乃終適以害之。至于今。雖有欲爲其平等者。而以民質闒茸之故。近災之烈。若不克勝。故其制卒不可改。嗚呼。支那之滿民。猶法蘭西之貴族也。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先事而救之。此二章。恫吾民族之見制於滿人。而滿人之種惡。因於二百年前。而收其惡果者亦知其無所逃避也。精衛曰。滿洲自入寇以來。凡兵權悉萃於彼族。而我民族無與。又曰滿洲無所長。所長惟騎射。故謀保有而精進之。又論乎滿洲一切程度悉劣於我。而能久榮。以獨占政治上勢力故。蓋與嚴氏所言若合符節。前此未聞有盡發彼虜之覆者。今人一語驅除。聞者輒疑爲復仇之狹義。豈知彼之自爲因果。而就於劣敗之林。與我漢族之外競求存。不能不脫異種之駕馭者。一皆天演自然。而無容心

其間耶夫滿漢相遇既成使狠牧羊之勢狠復爲羊勢將俱盡誰能甘之此其理蓋不待譬解而可共喻矧夫滿洲之形制一斯賓塞爾所謂幹局定而生機之進長已窮欲起其限域而大進之非革其故形而爲之新制不可故知排滿革命爲吾民族今日體合之必要嚴氏徵據歷史而衡以羣學進化之公例其意蓋有可識者。

嚴氏更探其本原於學說曰。春秋雖成。亂臣賊子未嘗懼也。莽操懿溫尙已。李唐一代之前後六朝五代之間簒弑放逐何其紛紛也。必逮趙宋而道學興。自玆以還亂臣賊子乃眞懼爾然而由是中國之亡也多亡於外國何則非其亂臣賊子故也王天之論東晉蔡謨駁止庾亮經畧中原之議。謂天下有大防。夷夏有大辨。五帝三王有大統。即令溫功成而簒。猶賢於戴異族以爲中國主。此其言亟矣。然不知異族之得爲中國主者。其事即與於名教。」(卷五第十三章按語)

自明以來最爲毒害於人心者則以君臣之名義而滅却種族之思想惟彼虜酋漢奸皆用以誣世惑民故大義覺迷錄之悖謬。三尺童子能辨之而一語乎君臣之名

義則若是天綱地維不可移易者故清初諸臣未嘗無故宮禾黍之悲而終不敢其食毛踐土之愛更閱二百年。至曾左諸人。乃至爲虎倀以殘殺同種。以爲義之當然。而還與誦彼鄉先輩之遺文有痛心亡國疾視異族者又未嘗不感慨流涕也徒知易姓之恨而不悟亡國之慘且生息於專制之國以君主爲帝天但於其身不事二君即自謂不得罪於名教是舊教之慰勉吾群者眞利少而害多近時政治學輸入國家構成之理漸明知天澤之分無足畏恃然猶有瞻顧徘徊於新舊之間者則不若嚴氏之直能爲宋以來之學說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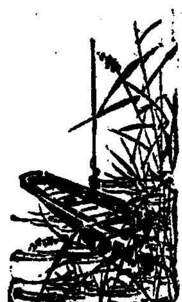
皮相嚴氏者以爲嚴氏主張平和。苟有政號。足以媚悅無識。而紓改革之禍者。則勿問其所出而相呴以沫曰是嚴氏之教。然而嚴氏則大反其說謂雖有至仁之國必不爲所勝國之民立仁制也其最近政治學講義論歐洲之羅馬俄國亞洲之元及印度云。此種國家。不以同種。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護。惟以壓力。(中畧)如封豕長蛇吞食鹿豕入其腹中鹿豕機關至此盡成齏粉徐徐轉變化合新體又云此等非自然之國家實具二相。新勝之家。如封豕長蛇自成有機之體一切尙循天演

之常且是極爲强立之官品其無機而消散者獨見勝之群見滅之國耳（中畧）如中國當元代時自有團體自有國家而吾民族則無有（中畧）盖亡國之民雖有國家實非其國家」然則彼希附異族之一二德政以爲光寵以爲幸福者斷無由合於嚴氏且嚴氏雖純自學理觀察未嘗雜以感情而其言正足使亡國之民發至悲痛今漢人之被征服於滿洲無異元代而吾民之抵掌盱衡者猶曰勿爲印度不悟我之爲勝家所有固已久矣因吾民固有之種族思想而用之以謀其公共生活之狀態求脫乎蠻力淫威壓制之下相其機勢當非甚難縱難之猶勝於終爲亡國之民而聽勝家之虔劉亭毒也故一時志士皆欲爲吾民族謀將來之位置然或不知吾民族現在之位置則所爲謀者無有是處或謂嚴氏之論亡國勝家之關係切矣而譬之封豕長蛇吞食鹿象則不當亡國之灰可以復燃而獸之弱肉强食無再生之理也曰是亦嚴氏崇信有機體說之過國家之常例猶有不可同於有機之事實矧其爲變乎然而讀者諳其大體不以詞害意可也

要而言之苟能讀中國之歷史與知進化之理則未有敢蔑視民族主義者嚴氏雖

以其學不爲急激然明於種類之大齊屬詞比事卓犖可見彼奄然媚世者終不得以相託也惟以嚴氏之深識足以鎔鑄一世而懷寶自藏不欲爲天下先又世之僞稱嚴氏者嚴氏亦姑聽之疑爲明哲保身之一道章太炎曰處無望之世炫其術畧出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則羅網周密進退跋疐能事無所寫夫一代政治緣勢驅迫有干涉及於學術者居平國且然況犬羊僭擾之世乎嚴氏既不能與寇競尙不忍於佐之舍譯人之事業殆無所施猶懼其並此之不能則有所委託正不爲風槩貶損也且人之所學與其存心有至不倖者嚴氏既以所學重於世世亦受嚴氏學說之影響而自吾人觀之皆足徵其鼓吹民族之精神而鮮立於反對者之地位則又何以測嚴氏之所懷乎凡人俯仰斯世有以自存稱過其實反以爲病爲嚴氏者或更有他說然吾聞詘身以伸道不聞曲學以阿世但使誦嚴氏文者知其爲最近言民族主義之一人是亦足已其他抑非所知矣

第貳號



陳星台先生絕命書 附跋

嗚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國乎。今日之中國。主權失矣。利權去矣。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近來留學生日多。風氣漸開也。使由是而日進不已。人皆以愛國爲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即十年二十年之後。未始不可轉危爲安。乃進觀吾國同學者。有爲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處亦不少。以東瀛爲終南捷徑者。目的在於求利祿。而不在於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侵我主權。固不待言。鄙人內顧團體之實情。不敢輕於發難。繼同學諸君倡爲停課。鄙人聞之。恐事體愈致重大。頗不贊成。然既已如此矣。則宜全體一致。始終貫徹。萬不可互相參差。貽日人以口實。幸而各校同心。八千餘人。不謀而合。此誠出於鄙人豫料想之外。且驚且懼。驚者何。驚吾同人果有此團體也。懼者何。懼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各報。則詆爲烏合之斥。或嘲或諷。不可言喻。如朝日新

第貳號

聞等則直詆爲放縱卑劣。其輕我不遺餘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諸我而不當也。斯亦不足與之計較。若或有萬一之似焉。則眞不可磨之玷也。近來每遇一問題發生。則羣起譁之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眞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愼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爲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亟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諸君更勿爲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爲。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而死之。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於待至事無可爲。始從容就死。其於鄙人。誠得矣。其於

事何補耶。今朝鮮非無死者。而朝鮮終亡。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無才無學無氣者而後可。使稍勝於鄙人者。則萬不可學鄙人也。與鄙人相親厚之友朋。勿以鄙人之故而悲痛失其故常。亦勿爲輿論所動。而易其素志。鄙人以救國爲前提。苟可以達救國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今將與諸君長別矣。當世之問題。亦不得不畧與諸君言之。近今革命之論。囂囂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觀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至近則主張民族者。則以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則待之以德川氏可也。滿洲民族。許爲同等之國民。以現世之

第貳號

文明。斷無有仇殺之事。故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仍爲政治問題也。蓋政治公例。以多數優等之族。統治少數之劣等族者爲順。以少數之劣等族。統治多數之優等族者爲逆故也。鄙人之於革命如此。然鄙人之於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蓋革命有出於功名心者。有出於責任心者。出於責任心。必事至萬不得已而後爲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恃爲本營。日俄不能用馬賊交戰。光武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非律賓覆轍。可爲前鑒。夫以鄙人之迂遠如此。或至無實行之期。亦不可知。然而舉中國皆漢人也。使漢人皆認革命爲必要。則或如瑞典諾威之分離。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衆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犹未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此鄙人對於革命問題之意見也。近今盛倡利權回收。不可謂非民族之進步也。然於利權回收

之後。無所設施。則與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何異。夫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不可謂所慮之不是也。徒用消極方法。而無積極方法。故國終不鎖。而前此之紛紛擾擾者。皆爲無效。今之倡利權回收者。何以異玆。故苟能善用之。於此數年之間。改變國政。開通民智。整理財政。養成實業人才。十年之後。經理有人。主權還復。吸收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文明。如日本今日之輸進外資可也。否則爭之甲者。仍以與乙。或遂不辦。外人有所藉口。羣以强力相壓迫。則十年之後。亦如潰堤之水。滔滔而入。利權終不保也。此對於利權回收問題之意見也。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爲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爲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人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夫日人之隱謀。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彼之書報。亦倡言無忌。固不慮吾之知也。而吾謂其不可排者何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古聖之明訓也。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鮮之亡也。亦朝鮮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所以治其國者。則彼將親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

第貳號

否則即排之有何實力耶。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頓。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夫同盟與保護。不可同日語也。保護者自己無實力。而惟受人擁蔽。朝鮮是也。同盟者勢力相等。互相救援。日英是也。同盟爲利害關係相同之故。而不由於同文同種。英不與歐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日本同盟。日本不與亞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英國同盟。無他。利害相衝突。則雖同文同種。而亦相仇讐。利害關係相同。則雖不同文同種。而亦相同盟。中國之與日本。利害關係。可謂同矣。然而實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護其實也。故居今日而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惟能分擔保全東亞之義務。則彼不能專握東亞之權利。可斷言也。此鄙人對於日本之意見也。凡作一事。須遠矚百年。不可徒任一時感觸。而一切不顧。一閧之政策。此後再

不宜於中國矣。如有問題發生。須計全局。勿輕於發難。此固鄙人有謂而發。然亦切要之言也。鄙人於宗教觀念。素來薄弱。然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無寗仍尊孔教。以重於違俗之故。則並奉佛教亦可。至於耶教。除好之者可自由奉之外。欲據以改易國教。則可不必。或有本非迷信。欲利用之而有所運動者。其謬於鄙人所著之最後之方針。言之已詳。玆不贅及。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規則違抗尊長爲能。以愛國自飾。而先犧牲一切私德。此之結果。不言可想。其餘鄙人所欲言者多。今不及言矣。散見於鄙人所著各書者。願諸君取而觀之。擇其是者而從之。幸甚。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則鄙人今日之言。或亦不無可取乎。

幹事諸君鑒。聞諸君有欲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爲維持保全國體。不重辱留學界耶。如日俄交戰。倘日本政府因國民之暴動。而即解散機關。坐視國家之滅可乎。否乎。今之問題。何以異是。願諸君思之。

此吾友陳君星台絕命書。孱齋每一思君。輒一環誦之。蓋未嘗不心悁悁然悲而

第貳號

淚涔涔然下也。曰、嗚乎若君者。殆所謂愛國想於天性之人非耶。當去歲秋。湖南事敗。君與磐等先後走日本。憂憤益大過量。時時相與過从。談天下事。未嘗不哽咽坐涕泣而道也。今歲春。東報與瓜分謠。君癒憤。欲北上。冀以死要滿廷救亡。殆固知無螥益。而思以一身嘗試。絕世人扶滿之望也。既而友人沮之。不遂行。然其嘗言曰。吾實不願久佀此人間世也。蓋其旬死之目的以竢久矣。居無何。留學界以日人定學則議羣起力爭。始磐浼君曰。君能文。盍有所作以義意見乎。君曰否。法以空言驅人發難吾豈爲耶。越數日學界則大憤。均休校議事。君猶無動。迄月之十一日。其同凥者則見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輟。其十二日晨起食戳。自友某君貸金二圓出門去。同凥者意其以所作付剞劂也。聽焉。入夜未歸。始竊疑。良久有留學生會館閽者踵門語曰。使署來電話偁。大森警吏發電至署。告有一支那男子死於海。隙其姓名天華。凥神田東新社者云。嗚乎。於是知君乃死矣。痛哉。天未明磐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視之。大森町長乃語曰。昨日六時當地海岸東濱距離六十間處。發見一屍。即撈獲之。九時乃檢查身畔。得銅貨數枚與書函。

（寄信保險證）餘無他物。今旣已殮矣。則衛引我輩觀之。一槥悽然。倭式也。君則在焉。复來視書函。爲以君氏名自芝區御門前郵達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者。當是時君邑人已有往橫濱備棺衾儗瘞於華人墓地。乃倩二人送君屍於濱。舁與某等乃返抵會館。索其郵物獲之。則萬言之長函。即此絕命書也。一人宣讀之。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褱旬㝵戰展於世。無少殘留。則吾民族受其福胙。其所造於中國前途者。豈有涯耶。而乃竟如是已焉。吾人得毋有爲之悼惜不置者乎。雖然。吾觀君之言曰。以救國爲前提。又曰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又曰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死於今日。使諸君有所警動。蓋君之意。自以爲留此身以有所俟。孰與死之影響强。吾寧取夫死。覺吾同胞使共登於救國之一途。則其所成就。較以吾一身之所爲孰多耶。噫。此則君之所以死歟。君之心則苦矣。吾人讀君之書。想見君之爲人。不徒悼惜。夫君之死。惟勉有以副乎君死時之所言焉。斯君爲不死

第貳號

陳星台先生絕命書

也已乙巳十一月晦甥齋謹泣跋。



時評

△晉省哥老會記事

漢民

友人有書晉省哥老會事以相示者。蓋紀會黨結合之始末。與志士流血之慘也。漢民受而讀之。以爲凡人處專制野蠻之國生活於其殘暴不道之政治下其能保厥身及家族者亦幸而已況夫異種持權吏相防制而不肖之吏甘爲虎倀其不自韜晦與寇競而不勝反得惡名以死者何可勝算夫集會自由文明之國著於憲法爲人民權利之保障而支那之刑法獨有厲禁。此專制之禍也。惟滿清因利用之以壓制漢族。蓋使我族不能羣如散沙焉則必無勢力以爲彼抗其所指爲結會聚衆圖謀不軌者使眞有反抗之志則跖犬吠堯猶可言也至不問其意志如何而輒加之罪使人重足歛手一切不敢羣聚不綦毒乎抑哥老會之源出與三合三點會異曾國藩等起湘軍。實利用其團結力。以善戰有功。及其後兵散爲氓。而會立如故曾左諸人籌得最善制禦之法。於其有營生者遇之寬。而不營生者遇之嚴。蓋將以此殺

其勢。而以至今哥老會之蔓延繼續者不少衰。蓋合羣爲人類天性非可以政府之智力而迫使解散也然哥老會之果遂爲清政府之不利否則前事具在來者難誣。曾左之徒所以有不問其會而問匪不匪之說。而承其流者。爲陰爲陽時或縱之而不問。又時或翦屠之。皆不可以道測。要不外鋤我漢族之民氣而張其權威今茲晉撫猗氏令之所爲。亦此伎倆。不足深怪也。且友人言司生有大志素持民族主義。又入哥老會而有所運動。是明與醜虜挑戰犯難爲齊民先者更宜不免於漢奸之手。然生雖不惜其死而吾民族則當誌之不忘余因取友人原稿稍節蕪詞附於報末。其節目一仍原稿。以示無有若司生事者皆民報所哀而願爲闡揚者也

晉省之有哥老會。在四十年前清咸豐之初。晉人之從軍於南者以萬數。（以綠營調往者）迨後湘楚名軍既盛。而綠營皆遺散歸籍。晉軍亦與焉。若輩在南方習知哥老會。歸後無恆事。無生活。遂相結而成一晉省之哥老會。豫軍散歸者亦結爲會。蔓延既久相合爲一。然當其有會之初。所在各地多不過數十人。及豫省之會既盛。而晉省西南與陜豫接壤之地。乃較多於他處。又以清光緒三四五年之大祲有地曠人稀之患。

於以各省客民之來者接踵至。所謂西南平蒲絳解四處之會益增。四處之最多者。曰平陸曰猗氏。平陸近接豫省之陜州。中止黃河隔之。東接垣曲。地多山險。東南與豫之黽池鄰。即前史所謂崤黽是也。猗氏則界乎安邑榮河臨晉三縣之中。附近秦中。民性强悍。二縣者。一以地形之便利。一以民氣之勇敢。遂獨以哥老會團結著。

哥老會既盛於西南地方。而地方平民不免受其擾。蓋聚若干無生活之人。上下咸怒目相加。呼之以會匪。視之如仇敵。施以刑法。若輩以窮急無聊之際。而官長又薄之於險。一決不可收拾。人以匪呼。彼等亦以匪居。入會者日增。而爲害地方亦愈甚。會中人自覺其無狀。於是互相戒約曰。凡會友之鄉里不得擾及。會友之親戚須相保護。有犯者衆罰之。約既定。布之衆。自是以後。某鄉某里有一人在會。則終年可無强竊之虞。若輩居恆視官吏渺如也。州縣吏之差役。有望而避舍之象。一鄉一里而在會有人。則官吏差役之騷擾。亦可免。久之鄉里人輒相語曰。吾輩受會黨之累。不過借索財物而已。苟以少數供給之。則安生而無虞。官吏之索吾財物也。乃先刑吾

身。而後取吾賄。吾等不入會而被會黨之索取者害小。不入會而不免官吏之肆毒害大。於以相率入會者。相續不絕。其中四民相偕。不辨等級。然自有士人入會以後。而會黨之爲害地方亦愈小。

猗氏之地。民强悍。官於其地者每多棘手事。鮮能久於任者。今之陸令久官於晉者也。數知他縣。皆以貪酷著。其在某縣也。一案而歛數千金。其待民也甚酷。而事上也又甚工。凡道府以及諸大吏之節壽儀。無不應時而至。每至又必豐於他尋常州縣。於是負有能吏之名。此次之任猗氏也。赦然以除會黨自任曰。吾入宦已二十年。而止一未補缺之縣令。坐無好機會。今得之矣。履任之始。即謂縣人曰。爾曹此地會匪甚多。本縣以除暴安良爲任。若能知會黨首目。其揭諸本縣勿隱。又唆諸紳士使之訐攻。於是地方之素與會黨不恊者。多藉端來告。伊即差兵役四出搜捕。且申大吏張大其辭。蓋激之使變。而求得其所欲也。

自本年四五月以還。令既屢禀省垣。言附近各縣會黨甚多。不久將生大變。晉撫張信之。即札平蒲絳解及河東道平陽總兵等。使嚴行查辦。有哨弁某被某官指使。僞

稱居人往投會中。且言伊曾在某處。與某首領相結。久係同黨。該黨中人不之察。留之家中。而引之延見各首要。如是數日。某弁乘間逸去。走告官吏。而他官亦以所聞之語相告語。猗氏縣遂以某等爲據。而搜捕益力。

自官吏調查以來。差役藉此爲奸。嚇索百端。或有非會黨而被人誣告受累者。或以仇人陷害受累者。而眞會黨之二三要人。早已行賄差役。遠跡於河南矣。會黨既相恐而不安。平民又受累以增怒。兩相摧迫。而六月間。遂聚合於平陸而起事。衆不過數百人而已。其時若聞喜若絳縣亦有暴動。而猗氏則未嘗動。猗氏附近有相聚而橫行者。猗氏令即電大吏請兵剿除。且言勢甚衆。張撫聞之。一日三電。予以特權。電云。如拿獲會黨。即行就地正法。勿稍遲延。致生他變。令得電大喜。

平陸與河南交界之地。有渡河之口焉。曰茅津。載在歷史。爲要害之地。常川駐有防勇。職此防勇之管帶者。每多積富。故任此管帶者。大抵皆太原總兵之故舊。或親戚。某弁以內親故。特委斯職。魚肉地方。亦特甚。土人恨之刺骨。而無可如何。會黨暴動後。一日以數十人。渡河。衣河南官兵號衣。自云奉派來協助防守。某固愚不之察。是

晚即拘某弁及其家屬殺之。蓋某弁所屬兵固會黨。內外相合。故及於害。地方人知之以爲大快。偵騎飛告總兵。總兵聞信大怒。即速派兵往復仇。且號於其下曰。不能雪吾之恨。勿相見也。弁勇受令。踴躍以往。所至之地。不論良莠。入人之室。攫人之財。騷害之烈。雖會黨不及其十之二三。或索財不遂。則任意書其姓名於一紙。指爲會黨。以求厚賂。商人某者某錢鋪領事也。彼等出其名。夜至其家。時正某婦留守。兵勇與無賴入其室。指某婦曰。汝夫在哥老會。我等奉命來。宜出就捕。婦聞言大驚。苦口折辨。弁勇曰。必細搜室中。無據始容休。婦應聲任搜。勇與無賴遂將室中一切什物檢搜。擇貴重輕軟。私藏於懷中。搜畢猶不去。轉呼婦人曰。爲我輩取阿片烟具來。我等少休息。婦聞言知飛善意。遂大聲呼救。勇等恐鄰人之踵至也。遂颺去。

勇弁之攫某錢行領事家而去也。爲鄰人一老婦知之。走告該錢行。適某外出。某之同伙聞而大怒。即尾兵勇中途及之。呼曰。若敢無故入良人之家而竊人之物也。勇急反噬曰。汝亦會黨也。我等正查汝。某聞懼且憤。蓋當時被誣而受戮者。爲某所親睹。今則已亦不免矣。遂厲聲曰。我與汝同見汝管帶。勇意固在恐嚇。聞某言恐事敗

露。遂舍之而去。某急歸乘馬。直謁管帶述其故。管帶恐犯衆怒。又慮上官之探知。乃溫言慰之責兵勇以杖而謝之。且再三囑某勿告於地方官。人咸以某夥爲幸免矣。

司某者。故諸生也。年二十餘。聰明過人。有大志。學亦有根底。嘗讀明季稗史。放聲大哭曰。大丈夫要當掃滅胡虜以雪先人之恥。遂棄諸生。遇試期不應。而結納於會黨中。年餘。黨中人皆服其能。共推爲首領。司不之居也。司又日以勿擾害鄉里語黨中。黨中人聽之。鄉里甚受其益。蓋自會黨眞首領遠颺後。令亦無法可以邀賞。及探知司某之情。遂謀借此以求榮。即遣人到司家云有事請至署商之。司固曠達不疑。公然往。初入客廳。令官服而坐。生揖而坐。甫坐而兵士十餘人擁入。即縛司械而收之獄中。令又恐鄉人之知而來保也。於次日早即殺於市。一市之人大驚。鄉人聞之合衆來衙責問。而令以與會黨相通對。

自殺司某而猗氏幾無日不殺人。或以仇人之告而被殺。或以素得罪於官吏而被殺。或以差役之蓄怨而被殺。凡數十百人。非曰會黨首領。即曰黨中人。蓋殺人愈多則異日之褒賞愈大。故忍心爲之而不顧。雖然。以殺處置非會黨之會黨。猶之可也。

彼乃將所殺之人之婦女悉充官妓。噫。是又何刑。夫殺其人而妓其婦女。無論現今文明之國所夢想不到。即以專制野蠻政府之刑部律例而論。亦無此條也。張撫也。陸令也。爲晉省創此新紀元。則今日之待會黨者爲創。而異日之待平民者即爲常例矣。

司某以首領之名被殺。其妻某氏知禮義粗通文字。氏父家小康也。既以夫之故。被官之羈押。將以充妓矣。遂決計以一死謝夫。惟一幼子在側。無所託。始求所親。所親不敢收。氏既無計。遂決與幼子俱死。先以阿片飲其子。而身自刎以死。同時受官妓之辱者數十家。而氏獨不屈以死。亦可謂不負其夫者矣。後月餘。官軍派至者益衆。會黨見不能支。多遠颺。而統帶即以一舉掃平報。張撫大喜。大開保荐。某人記名以某職用。某人加級若干。即陸令亦在保荐之中云。

△張之洞之賣礦　漢民

初淸外部頒定礦章。礦產之利。幾與外人共之。一時報章輿論起而交攻。惟彼政府亦內疚其失策。及商部更定章程。乃一反厥舊。至定爲外國人一切不能侵占。蓋更

事稍多而黠。又所謂國內國權論者極有勢力雖政府亦不能不受其驅迫也詎外人近以商約之修改援求特別之利益。則嫌商部所定過於嚴峻。強要復改商部不能拒。下其事於疆臣。而張之洞實見推爲起草者。之洞承此役。茫然無所主。竟請德人代爲屬稿。而使福開森（即粵漢鐵路有關係者）潤色之。聞其內容。實關於外人之辦礦者加以制限。大要有二。一爲客觀的限於商人。外國國家傳教師官吏軍人俱不能買取。二爲主觀的。中國民間所有之礦地。不能買取。必購自所在有司。餘則一體沾益。無所問。經福開森潤色後。之洞無異議。聞已將申奏清廷矣。

漢民曰。如之洞議。則中國之礦。將盡入外人手。而不可收拾。之洞實賣礦罪不可恕也。之洞承乏起草。而猥就一二外人謀其章程擬訂之不善不待智者而知然既使爲之。苟反乎吾利益意思。自可不用。而之洞聞已贊成。豈以其所附加之條件眞足以制限外人攫挐之手段耶。姑就其條件辯之。彼以爲限於商人。則無外國國有之患。亦不致啓國際問題。而不知商業以墟人國者其始之表面必純不雜國家之性質。而其流極則可逆覩即爲粵漢鐵道初何嘗外用商人公司之名義而更相牽引

至今談者動心注目不能不起而力爭前事不忘覆轍具在患利權之外溢者豈獨以其名義今以此為限制特掩耳盜鈴之智耳至第二條件尤為可笑外國人不能買賣自民間而必官為購買以此為制限徒使多一手續而已何則外人不能求諸民而能求諸官是官代負其責也民亦能拒外國人而不能拒本國之官是間接之賣買尤嚴於直接之交易也故使外人不欲得中國之礦則已如其欲之則但以揭諸官而無不可得之地是故其所為條件者一若無條件使之洞而不知之則大愚知而故為之以欺人則巧於賣礦而已

又聞同時張之洞外盛宣懷袁世凱對於礦權問題各有所主盛氏謂凡礦產無論外人獨有或內外人共有然一會社中其重要人物必為中國人袁氏則謂外人得有采礦權而其地不得買取中國人仍得食地主之利而以之為資本盛氏之說洵足以排外矣然轉一方面思之外人豈樂出其資本勞動辛苦經營而反授利權於我耶盛氏殆將出其官督商辦之伎倆外人必無肯聽命者此絕對不可能之事盛氏當亦為難題而塞責也袁氏所主重土地所有者表面觀之似亦權利之所當爭

而其實際則極無聊蓋外人得有開采權即礦產可如願取携正不必買取其土地今爲地主留所有權是不過於外人所得厚利百什分之若干丐以分吾民而已外人何所不樂而又何足以爲限制乎其弊失殆與之洞之建議等

或曰今日主國權論者皆與外人爭之也然爭而得猶不免爲滿人所有我視滿人無異異種異國人也何擇而爲之爭曰是不然外人之攫我路礦權也以善意而取得其時效未經過則既已與者不得回復清之占取則不法之行爲也勿問何時我羽翼苟成則仍爲我有今直寄諸外庫而已故我視清人與外國人誠無所愛而爲他日權利回復之難易計則此時之主張尤不容已嗚呼人方爲鼎俎我方爲魚肉奮臂一呼而光復舊物主權自我本原之問題也不能而以我多數之要求遏其輕贈朋友之手段以爲我新國家圖其將來策之次也況投骨於地則衆犬爭之清政府利用列國之衝突及其嫉妒心以爲外交政策即外人亦未嘗有利特今猶未盡悟此清政府之所以苟得無事也

△清政府又將興大獄耶　石頑

日前清政府飭上海清吏將在滬剃髮西服之留學生無論自日本回滬或欲往他國留學者概遣偵探至其住處調查其姓名籍貫年貌開單稟覆云云

醜虜竊據華夏二百有餘年以淫威行其政策一言之忤九族爲灰燼以匹夫提倡民族主義與之宣戰者前則有呂留良曾靜近則有章鄒自去歲湖南學生圖覆滿事不成後清政府防家賊之手段乃專移而用之於留學生禁學陸軍禁學政法其有義不帝滿囂囂然見於言論者則陰籍之以爲後日一網打盡之計上海開港最早文明之輸入迅捷且爲清政府勢力所不及中原人士之懷抱大志不甘局促於內地與留學生之歸國者咸聚於是類多剃去豚尾被服文明高視濶步氣呑胡虜且與東京留學界聲息相屬隱爲清政府敵國此次之舉其或以不得逞志於東京留學生而欲一洩其忿於上海上海者在野黨清議之所出而東京學界之援力軍也上海之士類旣剷除盡淨則內地人士亡胡之念日就消滅而東京本黨亦有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歎清政府日暮途窮愚昧之政策正自可憐

抑上海一隅年來爲中外所注目其懷抱民族主義養晦待時者固不乏其人而流

連風景置國憂種戚於腦後與夫以報館學堂名譽之地位而爲呈身虜廷之借徑者亦層見疊出恬不爲怪其視清政府此擧當無一毫感動于其心種性汨沒墮於畜生道吾之所不欲與語者也

△異哉淸政府之所謂改正法律者如此　石　頑

自五清臣出洋考察政治之命下。無恥之徒熱心歡迎之而曾受文明教育習聞華夷大義之留學生亦多有不知自愛。彈冠相慶以清廷之憲法起草員自命視滿清帝室萬世者未幾而清廷又有改正法律之議一時遞條陳自薦奔走于權貴門者紛紛然有識其眞相者。謂現所訂者。爲新聞條例。嗣後各省操新聞業者均應歸該地方官審査裁可。又募集公債法與版權登錄法。亦將脫稿云。

觀于此而清廷防家賊之野心無絲毫爲漢族計所謂司馬昭之心事路人皆知也拿破崙曰。有一反對新聞其可畏甚於五千毛瑟槍蘇報事件出現以來民族主義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下至兒童走卒皆打入腦筋牢不可破加以虜廷失德人存扶漢之心家抱驅胡之志得數新聞以鼓吹大義指示方畧播無形種子於

全國一旦如蟄雷初震萬物昭蘇發揚大漢之國魂掃除逆虜之羶穢指顧間事此虜之所以引爲深憂而必欲摧殘其机芽使無發生之望者也雖然壓制之手段愈工則對付之術愈出而愈神無俄羅斯神出鬼沒之警察不能造出虛無黨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神術一舌一筆已足疲虜廷于奔命何懼爲

△既設警部復置巡警道果何爲耶　　躬齋

清政府因北京炸裂彈之發也君臣上下魂飛膽裂口噤心悸茫茫然無所爲計乃急設警部將大整頓警察之政以防輦轂之安全近日則又有議推行各省每省巡道除鹽糧外皆改爲巡警道以廣與所屬地方之警察噫清政府伺察漢人之手段乃愈出愈工矣

蓋凡革命運動之起也不外中央與地方之二方面巴黎市民之流血木斯科地下之炸彈此中央之革命也北美十三州之羣起全俄虛無黨之蔓延此地方之革命也而其方法亦可括之爲二一爲暴動一爲暗殺暗殺爲祕密之行爲不待言矣暴動必先有種種之陰行種種之預備亦不外乎祕密之運動而政府之防制之也即

按其方面分其手段以應付之其整軍隊以撲暴動者無論矣而伺察祕密之運動尤爲切要之政策左思右索舍神出鬼沒之警察之外固無有良於此者矣故整頓警察者專制民賊最陰險毒狠之手段也清政府而欲伺察漢人也則不爲西施之學步將何爲耶。

嗚乎。今而後吾漢人一言一笑。一行一動。無論何地何時皆將入其干涉之中。歸其鑒察之列矣。嗚乎。今而後吾漢人其休矣乎。吾漢人其休矣乎。

△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

孳齋

可憐哉無政府保護之民乎。無論遇强國也。即當弱小之國亦有難堪者焉。

南洋舍列伯司島。荷蘭領印度群島之一也。有華人三十餘萬在焉。全島五萬方哩。土人近百萬。有四酋長自治。皆無大勢力。其官吏軍隊皆荷蘭人爲之。其全島生計界之中樞。則悉握於華人之手。華人之勢力甚强。然荷蘭官吏甚虐待華人。不可言狀。清政府又不能保護。至於近日全島華人因日本戰勝。欲求歸化日本藉以托庇。有陳福祿者。全島華商之巨擘也。乃親至日本求日政府收容之。但日人以格於國

際慣例尙未允許也。

嗚乎此三十萬人者。非皆我羲農黃帝之子孫。我最親最愛之同胞乎。徒以二百年前異族占據祖國。不能生聚教訓。以安其業。乃相率去國門謀衣食糊其口於四方。叨天之幸。不藉國家之政策。得殖財產長子孫。以雄視海外。其事亦良苦矣。特天演競爭。優勝劣敗。以無國力無羣智之僑民。與文明强有力者相遇。終不能不居於屈辱之地位。此固勢無可如何者也。然苟彼政府者。或稍稍垂念此無告之民。施其保護之策焉。則雖不能與之並駕齊驅。亦當不至受奴隸牛馬之虐待。乃觀其所爲適成反比例。平日旣以防家奴媚鄰友爲政策。十八省之民族。皆將拱手以獻於人。何有於區區無關痛養之僑民耶。且正宜利用外人。以摧殘夫家奴內亂之接濟響應焉耳。夫人孰不知愛國。然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亦人情所常有矣。我同胞固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後爲此者也。噫異族政府之狠戾。固如是耶。

雖然。吾對於吾同胞。亦有不能不一言者。語曰以怨報怨。又曰甯可亡國不可忘國。夫吾同胞之祖國。爲何國乎。加吾同胞以虐待者。爲何人乎。使外人所以能加吾同

胞以虐待者又為何人乎我同胞何不思之甚耶。猶太人者亡國之遺民也。散居世界。無處不受虐待。然猶能互相聯結。越國響應。且有聲言恢復祖國者焉。至今猶不失為有名譽之民族也。公等乎。公等乎。其果能忘此四百餘州錦繡莊嚴之河山乎其果忍污此四千餘年聖神光榮之歷史乎。毋亦猶太人之不若耶

△尼夫阿利亞之獨立　　殉齋

嗚乎。二十世紀。殆民族主義收成功結殘局之時期乎。殆被征服民族與征服民族起最慘猛激烈之競爭而無有已之時期乎。觀於尼夫阿利亞之畔俄而益信焉。尼夫阿利亞者。西俄羅斯之一州也。南鄰國墟社屋悽涼慘淡之波蘭。西接新造雄飛莊嚴燦爛之獨逸。土地不過三十萬方里。人口僅約二百餘萬。當十三世紀間。原為獨立之公國。至十四世紀中。合併於波蘭。厥後波蘭分割。尼夫阿利亞遂為俄羅斯之領土。然尼夫阿利亞人民。與俄人種類不同。語言不同。有特殊之性質。雖處俄人專制之下而其恢復祖國爭回自由之希望固未嘗一日忘也。特以時勢未至。不可即告成功。近世以來俄國革命之勢。不可遏抑。莫斯科地下之炸彈。高加索市中

之竿木。迫于俄君臣之魂夢。波蘭芬蘭與俄人世爲仇讐。尤極力爲獨立之運動。至於近日蔓延益甚。擧全俄羅斯帝國幾無一寸乾淨地。而尼夫阿利亞人素以恢復祖國爭回自由爲念者。遂乘隙而起。尼夫阿利亞之運動。長遠秘密。其詳不可遽得。而吾人據最近之所聞者。則如下。

十二月六日　尼夫阿利亞人暴動起。(倫敦電)

十二日　尼夫阿利亞人攻立卞市首府殺州知事。宣言建立共和政府。(倫敦電)

十五日　立卞市革命黨已建設假政府。風聞立卡市之通信機關皆被遮斷破壞。革命黨已獲全勝。(倫敦電)

十六日　在立卞之軍隊勞動者農民之間有猛烈之爭鬥。使用机關砲。(革盛頓電)

二十日　尼夫阿利亞之革命黨已次第堅其根底。(倫敦電)

二十二日　在立卡市西四十里軍隊與革命黨起慘淡之戰鬥。死傷數百人。

二十三日　內革命黨占大部分。(倫敦電)

二十四日　立卡革命黨前曾因德人之干涉拘禁德人若干。今已釋放。(柏林電)

二十五日　尼夫阿利亞人組織之共和政府。已設置官省收受租稅。(柏林電)

二十七日　立卡市革命黨前頃對於德國運送船動多少之暴行。以後漸歸鎮靜之模樣。(柏林電)

尼夫阿利亞人攻入維提布斯科州。宣布尼夫阿利亞共和國之意思。(倫敦電)

合以上諸電觀之。尼夫阿利亞共和國固已成立。且一切組織。亦似稍有條理。非野蠻暴動者可例。噫婆海之風雲日急。東歐之形勢遂變。若尼夫阿利亞者。眞可畏可敬也哉。

或曰。强弱異勢。大小異形。尼夫阿利亞人縱爲一時之快舉。豈能當哥薩克馬蹄之一蹴。行見其終歸於消滅而已矣。嗟乎。爲此言者。殆論其勢而不論其理者也。夫生

於天地間而能成爲一民族者皆具有特別優異之精神與獨立不羈之資格者也使不幸而爲他民族所征服所支配則此民族者毋寧亡盡無孑遺焉皆不可不出萬死以力圖恢復者也即無所成就亦不失爲世界上名譽光榮之民族其爲愈多矣杜蘭斯哇人非律賓人皆戰敗之民族也然其價値其幸福較前日爲何如乎天下事顧可以成敗論耶吾人對於尼夫阿利亞。吾但知手舞足蹈表極端之同情爲之高呼萬歲。且自愧不如焉斯已矣。

抑俄羅斯近日之內亂亦甚矣莫斯科之帝都幾爲暴徒所占領。東極西伯利。（浦鹽斯德之亂）西抵黑海。（黑海艦隊）南及高加索。（回教徒之乱）北至北氷洋。（北氷洋面太馬牛島亦騷乱謀獨立其主魁傳檄各市稱古時曾爲獨立國今當恢復云）無不斬木揭竿。風起水湧。俄政府當此內顧不暇疲於奔命之際即極欲撲滅此偏西新造之國。必不能舉全力以專注之明矣。尼夫阿利亞雖弱小乎。苟善爲之。內修政事。外講鄰交。成敗之數。豈可諒耶。

嗚乎世有受國亡種奴之禍同於尼夫阿利亞而挾有爲之資則百千倍於尼夫阿利亞者其亦聞風而興起焉否耶

一起便有無限悽涼之慨

弱肉强食此書著眼

△獅子吼

過庭

第一回 楔子

看官小子是一個最不喜歡讀書的須知道小子不喜歡讀書的原故那詩書上每每講些興亡事件小子自幼生就一種痴情好替古人擔憂講到興亡上便有數日的不舒快因此把一切書都謝絕了終日只出外逛耍淘瀉性情又只見飛的走的潛的植的無非是弱肉强食四字忽而有忽而滅所接於耳所觸於目的無一不是傷心慘目的事又每每痛哭而返因此不讀書也不出遊冥心獨坐萬念皆灰如是者半年有一日小使拿了一封信函自外前走進來遞在小子手裏小子此時把那一封信折開不是別人所寫即是小子一個至好契友寫來的那時小子一喜不小忙將信紙展在棹上據稱前兩月入山樵採有一座石屏拔地獨立高有數丈忽然石破天驚飛出一鐵函來小弟比時

石破天驚正是中國前途之兆

混沌種族之滅端爲忠君邪說所誤

嚇死在地醒後拾起牢不可破用斧頭劈開乃是一卷殘書字已不大明顯拿歸家中用了好幾日的功才分辨出來知是混沌人種的歷史混沌最後一個。人所做雖不能細細譯出大畧却可知道今將稿本寄呈乞賜斧裁以便行世庶使世人知以前原有混沌一族未始非攷古家之一助也云云小子把那寄來的書。細心一看說距今四千五百年之前。有一混沌國。周圍有了七萬里。人口四萬萬。他的祖先。也曾轟轟烈烈。做過來。四傍各國都稱他是天朝。祇有一件大大的不好處。自古傳下什麼忠君邪說不問本族外族祇要屁股坐了金机遂尊他是皇帝本族之中有想恢復的他遂自己殺起自己來全不要外族費力所以這一偌大的文明種族。被那傍邊的小小野蠻種族侵制。也非一朝一次。最末之一朝。就是混沌國東北方。一種野蠻人。人口祇有五百萬。倒殺了混沌人十分之九佔領混沌國二百多年。末年又來了什麼饕食國。鯨香國。狐媚國。都比這種野蠻又强得遠。把混沌國一塊一塊的割送他們。混沌人也不知不覺。隨他送情。誰知這些國狠惡無比。或用强硬手段。殺人如麻。或用輭和

混沌末途如此我同胞猛省之否

畫龍點睛

我亦以爲不礙大清主權

手段。全不殺人。祇將混沌人的生計。一概奪盡。混沌人不能婚娶。遂漸漸的死亡盡了。隸之各國自己的教育是狠好的。惟對待混沌人全不施點教育。由半文半野降爲全野蠻。由全野蠻降爲無知覺的下等動物。各國和人家開起戰來。把來攩槍砲。有工程做把來當牛馬。不上三百年。這種人遂全歸烏有了。全書共有一百餘頁。讀了一遍。又觸動了小子以前的毛病。不覺得悲從中來。想道這混沌國。不知在今那一塊。何當日的事跡。和今日的情形一一吻合也。稀奇得狠。想了一回。援筆於後寫了幾句。

恨事有何盡　悠悠成古今　優存劣敗理　仔細去推尋

又吟詠了數次。精神已倦。遂在机上睡去了。忽見盟友華人夢。慌忙走進來說道。俄羅斯重佔東三省。英國乘機。派了長江總督兵艦三十隻。已入吳淞口。不日就抵江寧。余一驚不小。同人夢走出大門。街上異常慌張。忽有數人。翎項軍衣。手持高脚牌。上寫兩江總督部堂牌示大英督憲不日下車此係欽奉諭旨允准且祇管理通商事宜並非有礙大清主權凡爾軍民切勿妄造謠言致取

有血有淚之言

似此景象莫道係小說模擬之辭試問今日之東三省去年之西藏究何以異此

這一號之功不小

大家快來禮拜爲黃

咎戾切切特示又有人說南滙江陰。已經起事。省城已派大兵去了。余向華人夢說道事已至此祇得向南滙江陰走一遭與我親愛的同胞同死在一處免在這裏同著他們當奴才。人夢也以爲然。即騎了馬。跑到江陰。祇見洋兵和官兵共在一塊。無數萬的男女。都被趕下江去。有一小隊之義勇。尙在那方撕殺。正想上前帮助。義勇隊已大敗特敗。四處奔散。一隊馬兵衝過來。華人夢已不知去向了。祇有小子一人。跌在深溝之內。得保性命。及聞人聲漸遠。才敢抓上來。乃是一個深山。虎狼無數。小子比時。魂飛天外。恰要走時。已被他們望見。飛奔前來。起頭想空手攔擋。不料已被抓倒在地。右臂已嚼上一口。痛入骨髓。長號一聲。原來此山。有一隻大獅。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橫行。被我這一號。遂號醒來了。翻身起來。大吼一聲。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風忽起。那獅追風逐電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小子正嚇的了不得。忽又半空之中。一派音樂。雲端坐一神人。穿著上古衣冠。兩傍侍者無數。小子素來不信那小說上仙佛之事。到此將信將疑。不覺倒身下拜。祇見那位神人言道。吾乃漢人始祖。軒轅黃帝是

帝子孫聽者

眞々沒有這樣

也。吾子孫不幸爲逆胡所制。今逆胡之數已終。光復之日期不遠。汝命本當死於野獸之口。今特賜汝還陽。重睹光復盛事。言罷。把拂一揮。遂不見了。轉眼又不是山中。乃是一個極大都會。街廣十丈。都是白石。潔淨無塵。屋宇皆是七層。十二分的華美。街上的電氣車。往來如織。半空中修著鐵橋。在上行走。火車底下穿著地洞。也有火車行走。講不盡富貴繁華。說不盡奇麗巧妙。心中想道。這是什麽地方。恐怕倫敦英國京城巴黎法國京城也沒有這樣。又到一個大會場。大書光復五十年紀念會。那會場足足有了七八里。一個大門。高聳雲表。扁額上寫日月光華四字。用珍珠嵌就。又有一副對聯。

相待何年。修種族戰史。

不圖今日。見漢官威儀。

門前兩根鐵旗桿。扯兩面大國旗。黃緞爲地。中繡一隻大獅。足有二丈長。一丈六尺寬。其餘各國的國旗。懸掛四面。進了大門。那熙來攘往的人民。和那高大可喜的房屋。眞是天上有人間無了。左廂當中有一座大戲臺。共分三層。處處

雕琢玲瓏。金碧輝耀。眼都開不得了。臺上的電燈。約有數百盞。又用瓦斯裝成一個橫扁。一副對聯。扁上所寫的是我武維揚。對聯云。

掃三百年狠穴。揚九萬里獅旗。知費幾許男兒血。購來到今日。纔稱快快

翻二十紀舞臺。光五千秋種界。全從一部黃帝魂。演出願同胞。各自思思

樂聲忽動。簾幕揭開。無數的優伶。正在那裡演戲。

小生軍服佩刀上〔臨江仙〕十萬貔貅。馳騁地。那堪立馬幽燕。羯奴何處且流連。氈廬迷落照。狠穴鎖殘煙　收拾金甌還漢胤。重瞻舜日堯天。國旗三色。最莊嚴。亂隨明月影。翻入白雲邊

〔鷓鴣天〕鐵騎縱橫徧大千。當時慷慨氣如船。十年龍戰玄黃色。一旦鵬摶寥廓天　思往事。感流年。大江東去水涓涓。風雲掃盡英雄在。休向重洋歎逝川　小生新中國之少年是也。門承通德。家不中貲。六尺微軀。一腔熱血。憤胡兒之圂跡。傷漢族之陵夷。百計號呼。喚醒羣夢。十年茹苦。造就新邦。重開湯武之天。淨洗犬羊之羶。其時薄海內外。同宣獨

臺上名角不知有汪笑儂時慧實否

看官須知道個新中國少年並不是日本横濱市保皇會中人切要留心不可錯被混過

立。都解自由。增四千年歷史光榮。震九萬里環球觀聽。內修武備。外愼邦交。挫匈奴不道之師。杜回紇無厭之請。金湯永奠。鋒鏑潛消。到於今文明進步。幾駕歐美而上之。廻想當年。好不愉快「笑指介」倆看遼東千里明月依然那滿政府二百年之威風五百萬之異類都歸何處去也今日萬國平和間暇無事待我將當年勳蹟表表出來以告天下後世之爲黃帝子孫者正是英雄心事循環理留與他年做樣看「唱」

〔仙呂點絳唇〕錦繡中原。滄桑幾變。腸千轉。廻首當年。天際浮雲掩。〔混江龍〕笑處堂燕雀紛紛。頽廈鬧寒喧。昨夜西山雨妬。今朝南海春妍。放著他血海寃讎三百載鬼混了漢家疆宇十餘傳魚遊沸釜慢胡纏龍潛滄海終神變看一日風雲起陸波浪掀天

想當年俺一班同志對付那滿洲政府的手段啊「唱」

〔油葫蘆〕十萬橫磨如電閃一霎入幽燕挾秋霜揮落日掃浮煙烽火斷

的是正論

神州血淚黃河遠毳幕走狐羣落葉西風捲一個是千年老大無雙國一個是萬里馳驅第一鞭算不了鷸蚌相持漁父漫垂涎

當時歐亞各國見我輩革命軍起也有好幾國想出來干涉「笑介」哈哈入虎穴得虎子正我輩之素志區區干涉其奈我何　「唱」

「四門泥」是英雄自有英雄面怕甚麽代越庖俎還他個一矢雙穿人生一世幾華年男兒六尺誰輕賤精金百鍊磨礪時賢將軍三箭恢復利權便封豕長蛇也不過再起羣龍戰

自古道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當此競爭時代萬無捨著著進爭而能立國之理「呼介」同胞呀同胞呀請看我輩處此究竟如何「唱」

「寄生草」從今後外交策誓完我獨立權休教碧眼胡兒汚了廬山面任他花縣遊蜂戀還他鐵血神龍變我定要到一聲霹靂走春霆他虛擲了十年肝腦如秋扇

儞看今日三色國旗雄飛海外好不光耀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古人誠

不我欺也。「驚呼介」哎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同胞同胞。還要大家猛省則箇。「唱」

〔沈醉東風〕倆看昔日啊黑沈沈鬼泣神潛倆看今日啊碧澄澄璧合珠聯如此河山幾變遷而今天地憑旋轉剩多少新愁舊恨都付與梨園鞠部點綴莊嚴水晶簾捲聽聲聲激越憂深思遠

「作喚醒介」同胞啊。來日方長競爭未已俺想二十世紀以後之舞臺必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活劇發現於世那時候再願我黃帝子孫一齊登場轟轟烈烈現萬丈光芒於世界這纔算不負俺今日之苦心了。「唱」

〔尾聲〕英雄如許尋常見須解道憂樂關懷判後先佇看多少風雲留與男兒演「下」

祇覺音韻悠揚饒有別致。非同塵世的詞曲。又到那右廂。大書共和國圖書館那書冊不知有幾十萬冊。多是生平所沒見過的。有一巨冊金字標題共和國歲計統計內稱全國大小學堂。三十餘萬所男女學生。六千餘萬。陸軍常備軍。

我亦爲之大慟

我亦可以擔保沒有隻字參入

二百萬。豫備兵及後備兵。八百萬。海軍將校士卒共一十二萬。軍艦總共七百餘隻。又有水中潛舫艇及空中戰艇數十隻。鐵路三十萬里。電車鐵路十萬里。郵政局四萬餘所。輪船帆船二千萬噸。各項稅銀每年二十八萬萬圓。歲出亦相等。又一大冊。用黃絹包裹。表面畫一獅子張口大吼之狀。題曰光復紀事本末。共分前後二編。總計約有三十萬言。前編是言光復的事。後編是言收復國權完全獨立的事。稍爲翻閱。書中的大旨已知道大半。祇是爲書太多。一時不能看完。又不忍捨。恰好此書有正副二冊。遂將副冊私藏袖中。匆匆出館。背後一人追趕出來。大呼速拿此偸書賊。送警察局。前面已有警吏二人。把小子一手扭住。小子驚嚇欲死。大叫吾命休矣。醒來原是南柯一夢。急向袖中去摸。那書依然尚在。仔細讀了幾遍。覺得有些味頭。遂因閒時。把此書用白話演出。中間情節。隻字不敢妄參。原書是篇中分章。章中分節。全是正史體裁。今既改爲演義。變做章回體。以符小說定制。因表面上的獅子。取名獅子吼。欲知書中內容如何。待下分敍。

△崖山哀（亡國痛）

導言

（一）本劇一名亡國痛乃知人生之痛莫大於亡國也而身家無足論矣痛莫大於亡國則當使國民於未痛之先能自救其痛既痛之後毋自忘其痛「語云、痛快痛快」蓋世未有不經痛而能快又未有既經痛而不快者咄……咄……咄我國民其欲報復異族屠毒黃漢淪夷之大痛而博我中國前途之無量數大快乎則請視茲劇

（一）本劇專寫胡元亡宋之慘狀其於異族之猖獗宋廷之昏憒刀兵屠戮之暴人民流離之苦類皆嘖血揮汗滴淚嘔心無非以使我國民引古鑑今明夷辯夏激動種族之觀念喚醒社會之良知爲目的

（一）此劇本從新小說中痛史編出以彼小說之功用間接於通人者爲多普及於社會者尚少故取而編爲戲曲則曉譬而諷喻詞俚而情眞作者聞之當亦拊掌而表同情也惟原書尚未出完如能續出更妙倘其書中止亦當繼編以他價値相

當者爲僨。

第貳報

(一)原書本小說體裁。結構自能一致。按諸戲曲。則有排場起伏轉折之分。故本劇中截長補短。刪繁就簡之處。似與原書稍有牴牾。然細察之。仍絲毫不漏也。

(一)原書中亦有水滸上其人者。作者命意。蓋欲使我國民生英雄之氣概。起復仇之腕力也。本劇如此類之排場唱白。亦當慷慨激昂。使英雄豪傑之面目胸襟。直集於閱者之視線。而奮起尙武之精神。

(一)原書已出至第十四回。其於忠臣勇將烈士義夫之熱誠血性。描寫十分精細。可謂語語刺心。字字結淚矣。然尙無提及女界。如李香君其人者。本劇重在振吾族之疲風。拔社會之積弱。則女權不可不尊。蓋我中國女同胞。至今日已沈淪極矣。斯時編劇。大率以改良班本爲目的。倘復插入弱女子故態。非但舞臺不足以生色。即女界閱之。亦有餘憾。故本劇於葉宮人一場。從原書稍稍變更。改爲罵權盡節。特排入正齣。配以正旦。寫以沈痛激烈之詞。亦桃花扇罵筵之意。非故意附會改竄。作者諒之。至若寫呂文煥妻媚媛等。當仍從原書。

(一)中國何以亡以漢奸故漢奸何以能亡中國以其所學媚外事敵故蠢爾禽獸起峠邊陲不過肆咆哮而圖利慾固不知中國有所謂帝王也制度也禮樂也典章文物也自有漢奸爲之捉刀然後異族始知中國專制君主之尊榮世界無匹益盤踞而無退志日新月異乃大張其養奴隸防家賊之威彼漢奸者誠戮尸碎骨夷族滅宗不足蔽其辜也故本劇於漢奸之聲音笑貌摹繪惟恐不盡或從正入或從旁襯無非使其失心爛肺之醜態生生活活現於舞臺之上我國民睹之自能勃生痛恨悲憤之心

(一)原書以制朝儀劉秉忠事敵爲開卷第一回本劇亦如之惟於制儀之前特增一齣以描寫胡元野蠻情狀直呼起下齣漢奸劉秉忠所以昧心事敵之由其間排塲科白不免近於滑稽詼諧閱者當於言外尋之若繩以風人之旨則大誤矣

(一)本劇目的重大當收絕大之效力非尋常酣歌恒舞可擬故於神仙鬼怪之荒唐功名富貴之俗套淫邪綺膩之醜狀自當一概屛絕然間有合於第二第三者亦必出於嬉笑怒罵之反射力皆有所爲而言非主目的所關也

第貳號

（一）編劇最忌太文，文則滯，滯則不能雅俗共賞，且不能流露於管絃，而一般社會中人尤難深印腦蒂。近來編之者多而演之者少，職是故也。編者蓋素有周即癖，於此中曾三折肱矣。故本劇力反前弊，排場唱白，設科打諢，均從時伶所演諸劇中胎出。其要在變其大而易其重，尤在坐而言者能起而行也。

（一）本劇以唱少白多為主。然劇中如腳色重大者，凡其哀痛悲壯之情，有非說白所能盡者，則以長辭詠歎之。又述前事之處，已有說白，則代以唱。無說白者，仍以簡括說白表之。

（一）本劇說白，以中國通行語演之，以便閱者易明，而造句亦須新警有趣。

（一）唱辭皆時伶諳熟出口成歌之句，不攔入新字及新名詞，以免拉襍成文，一般社會中人難於探討。

（一）腳色者，本隨其人之身分而定也。本劇重在華夷之別，其當場腳色，於宋人則能確定，於胡人則不能。然揣其野蠻酋種腥膻騷臭之形狀，總不過牛鬼蛇神之類也。故生丑淨旦，則多定以宋人。若胡人，雖有配以此等腳色者，亦為暫時借用。至

於排演時。當事者宜隨時變通。如時下諸劇之排場。亦無不可。胡人衣服。亦如此例。

(一)以上所述。皆本劇之宗旨。及其內容。用特瑣陳。以告閱者。

第一齣　胡鬧　漢血 愁予 合編

(內吼斤)呵內唱西皮倒板蒙古為王殺氣高 四韃卒引副淨卷髮笠帽扮胡酋忽必烈身穿出袖海青衣頸繫狐狸尾搥鑼鼓上轉快板只嚇得宋人膽魂消。文官見了忙跪倒。武將一見便脫逃。也是那趙頭兒運不好。單單剩箇小南朝。指日江淮一齊掃。卒吼介呵(忽搖擺入帳上坐介)煞尾唱搖板一統中原樂逍遙。白咱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是也。賦形怪異。生性貪淫。氈帷毳幕。本是咱的家傳。紅種黑奴。可做咱的代表。人稱是天蓬現象。咱說是太古遺風。自登基以來。乃聖乃神。如狠如虎。吞金滅夏。屢寇中華。既佔了北邊一帶。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陽。那江淮一帶地方。也派了許多猛將雄兵前去攻打。可笑南朝蠻子。見了咱的大兵。不是降。便是跑。沒一个敢與咱老子拚命。眞是勢如破竹。氣勝樓蘭。好好的綿繡江山。便送與咱享受。看起來咱家雖然蒙古一箇酋長。出

身。竟要陞做中華新主這箇緣故只怕就是人心反漢天意歸胡了今日十分高興。要與奴才們痛飲一番。孩子們。（卒應介）有忽白快叫奴才們進帳。（卒向內喚介）郎主有請諸位大人。衆內應白來也。（淨副淨外小丑全上）淨引身類丁皮貌類猢副淨引生來心地本糊塗外引新朝自有新恩寵小丑引不學楊雄不丈夫同吼介俺淨滇珠。副淨逖蔑外藍導。小丑呂昌滇白諸位兄台請了。（逖藍呂同應介）請了滇白郎主呼喚。不知有何吩咐。且進帳參見一番。（同進帳跪見介）參見郎主。忽白奴才們來的很好。大家坐下。好叫孩子們擺起宴來。（衆謝介）謝郎主。忽白孩子們。大茶飯可曾齊備。（卒應介）齊備多時。忽白擺上來。（場上排子擺宴介）（忽中坐衆環坐介）忽白衆家奴才。一齊把盞。（排子飲酒介）忽白咱家出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得了南朝江山大半就是南邊一帶苟延殘喘。不日也可掃平。可不是咱老子洪福齊天弄的來那蠻子文明掃地您等吃咱的飯當報咱的恩有甚麼吉利的話兒各人說上些來說得好時喒家有賞（同應介）遵命。滇離席跪奏介奴才滇珠。恭維郎主萬壽無疆一人有慶保佑奴才封妻蔭子陞官發財。（忽點頭介）滇珠說話。頗合咱意。待咱家得了南朝有您的福享來暫賞他一隻牛

腿（卒應取牛腿上置漢面前漢謝恩歸坐）（遜離席跪奏介）奴才遜蔑恭維郎主虎威大肆魚肉多方搶物盡是金銀殺人如同草芥（忽拍掌介）著著著咱一生最喜這些頑意兒奴才會說話（伸指介）有志氣來賞他酪漿一瓶細紋元寶一隻（卒應取酪漿元寶上置遜面前遜謝恩歸坐）（藍離席跪奏介）奴才藍導恭維郎主天扶人助開江山一統之基金城湯池成子孫萬世之業（忽皺眉介）也好也好只可惜太文了一點兒咱聽不出味兒來也罷還是賜他一隻牛腿（卒應取牛腿上置藍面前藍謝恩歸坐）（呂離席當場作鬼臉介）他們都說完了也不留一點兒把我說這便怎好（拈鬚想介）哦哦哦有了我們本是中國的秀才肚子裡有的是文章最會吟詩作對自從棄暗投明他們蒙古人都鬧我是箇飽學老夫子其勢不得不湊兩句恭維他顯顯我的本事（進前跪奏介）奴才呂昌恭維郎主江山一統忽白怎麽這四个字兒又來了好像熟得很呀（藍起奏介）是剛才奴才說過呂兒倆又不是考試何苦來勦襲成文忽白是呀有話自說有屁自放誰要倆炒現飯快換上來呂白郎主呀把戲人人會耍各有奇妙不同我這四箇字兒的下文包管比他要好聽忽白倆說來看看呂作勢介患害千秋（忽大怒介）呸放

第貳號

儞娘的騷屁竟敢駡起咱來眞是豈有此理孩子們推下去砍他腦袋子(卒擁上捉呂々搖頭亂喊介)別硬拉別硬拉拉撒了人坯子定做還找不出我這樣的材料我告訴儞們我剛才記錯了待我改禍成祥忽白孩子們且饒他一命看他又說甚麽(卒擁呂跪奏介)郎主不必動怒奴才說的是江山一統萬代千秋忽白這倒勉强先前一句實在荒謬極了照儞這樣口才咱倒要賞儞一件好東西來(卒應介)有忽白把咱昨日箇吃的那隻驢子膁下來的一條驢快取來塞住他的臭嘴以後免得放屁(呂發急介)使不得使不得我口小塞不下郎主爺爺饒我一回罷(濵遜藍齊跪求介)郎主開恩饒他這一遭兒忽白依儞們如何處治濵遜藍仝白依奴才等愚見不如罰跪帳前忽白也罷看您等面上饒他的狗命來把這狗奴才按下去跪在一旁(卒按呂跪場前呂吐舌介)這纔是做好不討好哩噲儞們唱戲我來睡覺看儞們差个脚色這抬戲唱得好唱不好(伏地作睡介)忽白儞等所言俱合咱意可算得眞心保國咱好喜也唱西皮板忽必烈坐寶帳龍驤虎嘯(飲酒介)佔住了燕京城鐵裏銅包有文臣和武將同心扶保南方征北方剿大逞英豪小蠻子怎經得一聲胡哨只殺得中原地鬼哭

神號不是降來（轉快板）便是跑把一些險城池送咱酬勞搶來的金銀囊中飽擄來的婦女貌多嬌想起來不由咱（轉搖板）哈哈大笑（長嘯介）（內喚介）安圖有本啓奏（卒照前奏畢）忽哼（煞尾唱）安圖奏本爲那條（白）孩子們（卒應介）有（向內喊介）郎主叫安圖進帳。（內應介）來也。（末花鬚蒙古服扮安圖捧表上）引許多定國安邦策盡在區區一表中。（入帳跪見介）奴才安圖叩見郎主。（忽白）起來。儞手裡捧著甚麼東西。（安白）非是奴才奏本。此乃降臣劉秉忠上的定國安邦表。奴才見他頗有道理。故此替他代奏。（忽白）咦甚麼叫做定國安邦他們蠻子倚仗著他們國內的甚麼聖人造下幾个字兒傳下幾本書兒遇著一件事情無論大小不是仗著口裡舌頭便是仗著手裡筆頭弄得來文縐縐的咱又不會他們國裡的文字認又認不清實在痳煩得很（安白）秉忠所奏。奴才倒知其大概。（忽白）那麼着還是儞唸給咱聽罷。（安看表介）他這表中所奏。乃是請郎主改蒙古野蠻習慣。變中國文明制度。第一樁大事。就是制朝儀。奴才想秉忠先世。本是中華詩禮之家。祖上曾事過金遼。政聲卓著。他自從降郎主。食毛踐土。頗懷盡忠報國之心。此回上本郎主若從其言。於國家大有裨益。降臣中像他這樣的人

第貳號

總算是通品了（忽白）他說咱蒙古野蠻。莫非他嫌棄咱這裡。要造反嗎。老實對他說咱這裡好比霸王莊來得去不得他如果敢大逆不道咱老子便把他就地正法若說制朝儀檢直是胡鬧咱自祖宗開國以來盡是這麽過慣了不曉得甚麽潮泥濕泥就是許多蠻子降過來也是同咱這裡一樣過日子怎麽他一个人過的不耐煩要想出新鮮法兒來壞咱的家法不行不行斷斷不行（安白）耶主之言差矣自古道入國問俗。何況耶主要入主中華。若不做照中華模樣。如何能得人心而安天下。況且那中華制度實在勝過咱們蒙古。都是井井有條絲絲入扣。秉忠曾說過學了他們模樣就去治他們百姓也易如反掌耶主呵這个名色就叫做以他人的拳頭塞他人的嘴（忽白）呵呵呵。原來有這箇大道理。咱家却不省得。既然如此。你且退下告訴秉忠。明兒叫他到咱這裡面奏一番便了。（安白）奴才遵命（出帳轉背介）且喜本已奏准。不免告訴秉忠知道。這正是……不是虧俺三寸舌險些送掉一人頭。好險呀。（虛下）（忽對漢藍白）安圖所奏。您等以爲何如（衆白）安圖劉秉忠都是眞心爲主。奴才等素所深知。斷無貽誤國家之理。（忽白）您們保得住他們是好意麽（衆白）我等情願擔保。

忽白那就好極了。今兒咱酒意已深。要安歇了。有話明兒再說。孩子們。(卒應介)有。忽白掩門。(暗下)滇白郎主安歇去了。我們都溜了罷。逖白正是。藍白二位先請一步。小弟還要和呂昌兄說話。滇逖仝白如此少陪了。(虛下)(藍弔場踢呂介)起　來起　來。老頭子去了。(呂伏地發喊介)呸々々好睡呀。(起立揉眼欠伸張望介)老頭子幾時去的。藍白 儞怎麽竟像个磕睡蟲。呂白嘖嘖嘖別罵人。我是磕睡蟲。儞難道不是磕頭蟲嗎。藍白呂兄儞誤會其意了。我是取笑儞好比戲台脚下打盹兒。人家唱得熱鬧儞睡得着。呂白 今兒並不是戲抬下。乃是戲抬上。儞眞會罵人。也不知是那兒學來的。藍白 不管他戲抬上也好。戲抬下也好。一件新聞事情。儞聽着沒有。(呂作驚介)甚麽新聞。是那一日的事。藍白 就是儞睡着了的事 呂白 也也也又來了。睡覺乃人之常事。也值得算新聞。儞明兒只怕還要到上海去登報呢。我不信 藍白 不是不是。我告訴儞。剛纔儞不是睡着了麽。呂白唯。好像有這麽一回事的。藍白就是儞睡着了的時候。郎主正唱得高興。忽然來了一箇人呂白這个人是大人還是小人哩。藍白不是別人。就是安圖。呂白這个狗脔的。我認得他。他來了怎樣。藍白 他進帳來。就代劉秉忠奏上一個定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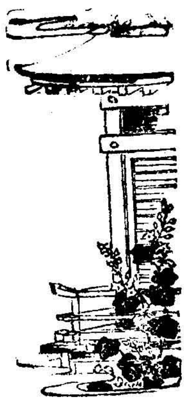
邦表說甚麽耶主要一統中華必要照中華模樣第一藍白就是制朝儀。呂白 呀。他那製出來的朝衣還要配上朝靴朝帽方好咧藍白呂兄你真不通呂白我要是通就不得投降蒙古藍白乃是朝儀不是朝衣（用手畫圈介）朝儀者漢人朝廷之威儀也。呂白得了得了我明白了你別調文我是沒牛腿給你吃的我只問你我們這位皇上依了沒有。藍白 依了。明兒還要召見劉秉忠呢。（呂亂跳介）呵呀呀呵 劉秉忠竟會拍馬屁眼看着這蒙古的爵祿盡要被他佔了去我好氣也 藍白 你別嚷我告訴你劉秉忠他是何等樣人他肚子裡又記得筆的下又來得你我一知半解只好哄哄蒙古人那裡比得上他即如你先前幾句照例恭維的話兒都說不上來還想拍甚麽馬屁你要曉得人家的拍馬屁越拍越好過你一拍就拍得馬撩起蹶子來你這做官的程度就是在中國都行不開慢說是對着這開國的聖明皇帝 呂白 依你怎樣。藍白 依我的主意。我們從此以後。一心講求才學和劉秉忠結識一結識待到朝儀定後我們雖不能超過他也要做个蒙古名士 呂白 很對很對就這麽辦。天色尚早。我們且到劉秉忠那兒道賀去罷。藍白 遵命。這正是愧我無才學觀人作嫁衣 呂不圖今

日裡又見漢威儀（回頭望介）藍兄慢走倆瞧那棹上許多好東西我們不如吃他一个飽藍白倆也太饞了東西倒不消吃得且看那隻細紋元寶還在沒有呂看介哎喲竟不見了遜蔑那个猴崽子也不知會一聲就藏之而去藍白怪不得他們兩个去的那麼快呂白既然沒了銀子這些牛腿酪漿不如賞把管廠抬的忘八羔子吃去

同打諢作鬼臉下



第貳號



談叢

△漢逸史談屑　江海

好山色

張蒼水被執于滿軍。就義時。見青山夾岸嘆曰。好山色。其言至痛。同時有祁公彪者。清師下江南。以幣聘之。公別家人。託爲應聘。宿所構山園。夜開牖望南岸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題詩于案。有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句。是夜投水死。昧旦猶整巾帶立水中。張公之言。使人生祖國之感。祁公之言。使人堅授命之志。嗟乎。龍蹲虎踞。江山之形勝依然。馬去牛來。漢室之正統安在。二公九原有靈。應亦爲厲以鋤非種也。

莊嚴哉少年之軍神

四千年文明開化之民族。被征服於塞外遊牧不知誰何之人種二百有餘年。蒲伏屏息。不敢稍越範圍。吾悲夫人心之死。而正氣之衰歇也。乃與之言軍神。軍神者何。

談叢

夏其姓。完淳其名。朱明遺臣夏允彝之子也。十五從父起義。磨盾草檄。夜闌不休。滿族讀之魄褫氣奪。十七就義時。賦絕命詩遺母及婦云。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結縭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爽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絕衾裯以赴矢石。譚笑殉國。誠以無國則民族無自而寄。民族無自而寄。則爲奴隸。爲戮民。被宰殺壓制于異種。獨夫民賊。其寄生于國外者。設爲特別法律。以遇之。光天化日。竄身無所。夫惟軍神與國爲生死榮悴。獻其身于國家而不私。其斯爲大漢魂哉。其斯爲大和民族哉。稽之漢史。不一其人。然終童未聞善賦。汪踦不號能文。惟軍神餘事之見于文學者。代遠年湮。猶足以泣國民而光歷史。李定同詩云。崑崙壯壓胡塵斷。弱水淸翻漢月流。唐玄宗云。詐虜腦塗地。征夫血染衣。美美美。壯壯壯。

明烈帝之文學

烈帝。身遘多難。求治之心。與天下共見。尤以獎勵尙武精神爲急。女將秦良玉起師

討賊。烈帝雄之以詩云。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楊嗣昌督師武昌。烈帝賦詩以寵其行。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及身亡國。豈其罪哉。帝之殉國于萬壽山也。大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視彼滿清庚子之役。兵臨城下。母子倉皇出走。僅以身免。及城下之盟。一諾即殺其宗支。朘剝漢族之膏血。以媚列強。而冀保其頤和園佛香閣之尺寸地者。何如哉。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民族不可不深醒也

死髮乎！抑死民族!! 死自由也!!!

滿清之下南都。一時公卿。多薙髮迎降。而全軍戰死。舉室爲燼。前者覆。後者繼。振死不以易其一毛者。所至皆是。吳江張文達者。負販氓也。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其親周志達往偵之。志達亦氓也。被執。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二人之婦。姊妹也。姓許氏。貧無依。有尼勸薙髮以從其教。姊曰。婦人之髮。奈何妄自毀。去之。妹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

江海曰堂堂國民巍巍女傑豈有所愛于髮而以身殉之哉毋亦民族主義與自由權之所在不肯昧心苟活也男降女不降之宣戰書猶足以褫滿魄於當日而埀爲不成文法典者二百有餘年語曰。鴻毛重于泰山一髮引乎千鈞斯之謂歟

太平天國史研究家漢公之胡林翼觀

太平天國、建國十餘年。文物典章。廟謨帷畧。多可觀。惜無信史以整齊之故國興亡等于茅店一夢何以昭垂方來而翹示萬國哉吾友漢公。近史界健子也每于斷簡殘編中見稍涉太平朝事蹟即手寫之。珍護若拱璧如是者有年乃燦然大備客歲有太平戰史上卷之輯。大略椎輪。識者韙之。近以中卷見示。則美不勝收。過前遠甚。不勝爲漢史界賀。其中有論淸故湖北巡撫胡林翼一節。爲前史氏所未能言。特爲紹介如下。「漢公曰。胡林翼之在滿淸大有吳良守鎭江使無東顧憂之勢誠哉。其爲滿淸第一功臣也林翼謀太平之略在固武昌以控上游之形勝據安慶鎭江以傴金陵蓋武昌者東連吳會西逾巴蜀南迄嶺濟北問關洛四戰之區長江之中權要隘而有志中原者所必爭也林翼賫之卒以覆太平已成之局誠哉其爲滿淸

第一功臣也。或曰太平天國亦曾屢得武昌。而卒不能守何也。曰武昌平原千里。河流交午。又無重關之險可扼。用以進取則有餘。用以坐守則不足。向使太平得武昌之時。即分兵而二之。一下金陵。渡淮而北。一出光固。沿河而東。而會于燕薊之郊。則虜之爲虜。未可知也。乃當時不知出此。困守金陵。坐致虜大泊安慶。陷而上游之消息梗矣。鎭江陷而下游之聲援絕矣。得地不用。使虜得從容以謀我。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余聞林翼之將死也。奄々一息。逮聞安慶之陷。遂絕。嗚呼。林翼之爲滿淸。雖武侯之死而後已。何以加之。然武侯抱漢賊不兩立之義。寧老死不以相魏武。林翼乃出其所學以資虜。是殆別有肺腸者歟。使林翼早死數月。則安慶且不可陷。何論金陵。而虜之爲虜。仍未可知也。乃及身而見安慶之亡。金陵不問可知。當戰爭之方殷也。潯皖淮徐。多入太平版圖。淸兵之在東南者。徵發頻煩。而轉輸滯塞。林翼於是創爲釐金之法。以濟餉需。當時稱善焉。而商民坐此失業者。且數百萬。至於今蔓延全國。轉徙溝壑。呻吟水火者。觸耳目皆是。曾無人過而問焉者。嗚呼。吾民何辜。而竟罹此窮罰也。雖林翼有事平停止之說。因循至今。皆滿人利有多金所致。然推源禍首。

誰爲作俑也者夫獨非以買其明暗紅藍之頭銜侯伯子男之爵賞者耶夫以頭銜爵賞之故舉全國人之膏血而不惜是誠何心哉蓋不如是則吾民不困而滿人不足以臨制也必使之救死不贍而後滿人乃高枕無憂矣誰謂林翼非滿淸功臣哉林翼又以嘗忤官文故不勝牽制之苦已及極意承迎之至爲文之嬖妾爲壽且訂兄妹之稱其所以諂事官文可謂至矣近世論者以曾國藩有脚跟不定一語疑林翼有別謀觀右所論列則其陷溺之深可知雖愛林翼者又豈能爲之諱乎云云

江海曰三十年後中國鐵路必集點于漢口之一隅斯時武昌之價值從可知矣以余所聞林翼紈絝時好與匪人遊漁色尤甚穢聲彰于鄉里爲人所不齒以父在滿朝貴顯賄關津通籍出爲貴州知府洊陟封疆遂出死力以效忠滿淸皆見擯淸流一切急功名之心養成之也林翼爲治苛刻挫折民氣不遺餘力藉口于治亂國用重典以文其罪林翼既貴顯內寵益多徵兵轉餉以疲頓于外選色徵歌以刓削于內天奪其魄得年不逾五十其孫某庚子歲在籍受淸西后命招募義和團爲聯軍所索幾殺其身嗚虖天之報施惡人何不爽乃爾也世有崇拜林翼而抱願學之志者盍亦知所返矣

來稿

△祭陳星臺先生文

來稿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國士陳君星臺自沈于日本大森之海灣越八日同學　等設會以吊爲文以哭之其辭曰天失其位人忘其祖群豈豈以爲徒若與之而終古惟夫子之聖明張撻伐于胡虜居天中而霹靂起吳兒與越姥君爲天口大放厥辭一字一淚沁人心脾談復仇而色變歌愛國而聲歔惟民之牖誰實尸之按遺書而覘國始髣髴乎夫子之所爲有知即行君師陽明徒宗言以垂世計國臘其將傾迺奔走大澤號召同盟斬竿以授涉廣草檄而聯韓彭噫楚氛之未滅大業敗以垂成緹騎溢其四出幸間關而潛行嗚乎以身許國未遑居處誰則亡胡不忘在筥徒飄流于島國呼田横以爲侶鬱熱血以中沸握秘懷而誰語哀民生之多艱恫吾徒之無與物以極而必返情以眞而忍去竟蹈海以身死還清明于天呂嗚乎哀哉世將啓而仍晦人半昧而終蒙假新語以自崇逞私懷而相訌

倒亡國之前景際胡運之末終以君至誠爲性貞白乃躬既孤懷而隻手復血雨而腥風雖地垠之無極何所往而不窮昔屈氏之懷沙亦離憂之太摯讀當年之表著辨清濁與醒醉追遺則于彭咸哭同聲于原誼倘君靈之來下當恫鑒于遺類嗚乎哀哉

△土地復權同志會主意書

日本土地復權同志會來稿

夫土地者。乃人類居住之根源。生產之基資。造化所惠賜。爲吾人所最需要者也。無論有如何之武力有如何之藝能。終不得離土地以生存。

此土地既爲吾人之需要。吾人對此。可主張平等享有權。何則。土地者非人力之所造。乃依天然力而成者。無論誰氏對于非已力所成之天然物。絕不得排除他人之共同享有權。且無排除之權能。及理由。故曰土地之利用。爲人類所當平等享受者乃天賦之權利。萬世不易之正道也。

現行之土地所有制度。背此平等享受之法則。許人以土地永久之擅有權。放任其無限兼幷。天造之土地。竟被少數富豪所專占。多數之人。僅得托足他人土地之上。

保其殘喘。其境涯亦大可哀矣。陷于此境涯。乃服從地主之權力。負擔苛重之地代。甚乃蝟集于都市資本家之門。競爭賃金之低減。更甚則家族離散。奔流于他鄉。此等人民。雖有憲法之保護。亦不得安全其權利。絞血汗以勤勞。亦無轉變否運之望。學校並立。何益于我家子女。良醫施術。而疾病者不受其惠也。故曰政治法律之條文。盡美盡善。利用厚生之機關。極臻發達。而土地擅有制度。如存舊慣而不革。則人類各個獨立自營之基礎。永無確立於此地上之日。年々代代生存于奴隸的境涯而已。

本會同志者于此有感。乃鑑人權之大義。遵人道之正路。對于土地主張回復人類正當之權利。以全各個人獨立自營之良性。上天示旨。古賢垂跡。吾人豈好奇耶。情不得已而出此。江湖同感之士。其幸諒之。

目的

本會以回復人類之土地平等享有權確實各個人獨立之基礎爲目的

原則

第貳號

本會以人工造成者歸勞力者享有天然力生成者歸人類平等均有爲原則且期于實行

綱領

一各個人之土地享有額以人口與面積較計均分定之

一各個人之土地享有權男女達丁年者即獲得之

一各個人之土地領受照其等分額之若干將加于該土地之人工價格償還于過等分額所有者即可獲得

規約

第一條　本會名土地復權同志會

第二條　本會之本部置于東京支部置於各地

第三條　不問男女皆得爲本會々員

第四條　本會々員每月納會費一錢以上

第五條　本會置事務委員三名評議委員十名會計委員二名任期各一年

第六條　本會每年開會員大會一次但依評議員之決議可開臨時大會

第七條　本會之各委員於每年大會公選之

第八條　本會之規約依會員多數之決議得改正之

會計

一本會之費用以會費及寄附金支發之

二本會之會費及寄附金皆蓄積于銀行

三本會之收支金額由會計委員半年報告一次



第貳號

斜陽一角亞東秋。
地棘天荊不自由。
漢代衣冠成舊夢。
吳宮花草已荒丘。
文明枉說南華蝶。
奴隸誰憐丙吉牛。
下士不識亡國恨。
人前剌々話清流。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体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戻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淸者即行停寄淸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二元
半年六冊	一元一角
零售一冊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香港南洋歐美等處加郵費六分

廣告價目表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一行	四角

刻費先惠長期酌減

廣告取次所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帝國出版協會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麴町九段坂下　田中屋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香港　中國日報館
同　開智社
澳門　時興號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小呂宋打士馬尼拿衛　廣泰昌
檀香山　新報館
白耳義京城　史丹池
新加坡　陳楚楠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五月六日印刷
陽曆五月八日三版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人兼發行人　張繼
印刷人　末永節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編輯部
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　民報發行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